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

-----X

美利坚合众国，

诉

23 Cr. 118 (AT)

郭文贵

被告。

审判

-----X

纽约州纽约市，
2024年6月27日
上午9:00

庭前：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大人，

地区法官
-及陪审团-

出庭律师：

达米安-威廉姆斯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

代表：迈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

贾斯廷·霍顿

朱莉安娜·N·莫里

助理美国检察官

萨布丽娜·P·施洛夫

被告律师

PRYOR CASHMAN LLP

被告律师

代表：西德哈达·卡马拉珠

马修·巴尔坎

ALSTON & BIRD LLP

被告律师

代表：E·斯科特·舒里克

出席人员：

伊莎贝尔-洛夫特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律师助理专家

罗伯特-斯托特，联邦调查局特工

豪尔赫-萨拉萨尔，辩护律师助理

黄拓，口译员（普通话）

丰实，口译员（普通话）

余马克-唐，口译员（普通话）

(审判继续；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请报告出庭人员。

芬克律师说：政府方的瑞恩·芬克和贾斯汀·霍顿。其他团队成员很快会加入。

施洛夫律师说：早上好，法官。我代表郭先生，塞布林娜·施洛夫和思高特·舒里克。卡马拉珠律师很快会到。

法官说：在我们开始之前，有什么需要提出的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政府有几个问题。我先从目前证人席上的受害者说起。首先，就时间而言，直接询问约一个小时十分钟。交叉询问目前大约五十分钟。至于今天剩下的时间，昨晚大约 11 点，辩方向我们提供了一份标为 DX7016 的证据。可以向法庭提供一份副本吗？

法官说：请继续。

芬克律师说：这似乎是受害者的简历，以及她在线上的一个个人资料链接。那个个人资料有非常表面的删减。我能想到很多理由为什么这样的证据是不合适的。第一个是相关性。也许这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我无法理解受害者的简历与她是否被郭文贵欺骗有何关系。在他们试图表明她是审计师或参与风险管理方面，昨天已经多次问及并回答了这些问题，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法官，她是受害者，我认为这份简历，尤其是在昨天介绍的其他证据和对这名受害者的质询背景下，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为了骚扰她，违反了《犯罪受害者权利法》赋予她的权利。法官，当然，当受害者作证时，会出现对质条款的问题。但引用美国诉 Bannister 案，这是 2023 年 WL 2596890。这是 Engelmayer 法官的意见。《犯罪受害者权利法》要求地区法院实施程序，确保犯罪受害者在其他权利中享有合理保护免受被告侵害的权利，并受到公平对待以及尊重受害者的尊严和隐私权的权利。

Engelmayer 法官继续解释说：“虽然第六修正案的质询条款保证被告有权面对在政府作证的证人，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引用最高法院的加利福尼亚诉格林案。被告在对质条款下的权利必须为其他合法利益让步，引用第二巡回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案例。例如，审判法院在基于骚扰、偏见或证人安全等方面的担忧时，拥有“广泛的权力对交叉询问施加合理限制”，引用第二巡回法院的案例和联邦证据规则 611(b)。根据 Engelmayer 法官的说法，如果政府提供了在公开法庭上限制披露身份信息理由，被告必须证明对此类披露有特殊需求。

法官，那起案件是在一个 VOSR 背景下，Engelmayer 法官将受害者的身份从公共记录中封存并用首字母代替。但 Engelmayer 法官在此意见中——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提供一份副本——引用了包括美国诉 Maxwell 案和其他使用化名的刑事案件。我们这里没有使用化名，但《犯罪受害者权利法》确实保护受害者免受骚扰和偏见。但更重要的是，法官，介绍这名受害者的简历没有正当目的，只是让她成为网络或其他方式骚扰和攻击的目标。因此，由于其无关紧要，已经被问及并回答过，以及《犯罪受害者权利法》的规定，这份证据应被排除。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女士，简历能达到什么目的，是你已经通过详细询问她的资历和工作经历所没有达到的吗？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我们不需要将简历作为证据。我们提供给政府是因为证人证实她没有上过会计课，并且她在中国读本科期间没有上过会计课程。我考虑用它来交叉询问并用作反驳证词的目的。所以出于谨慎，我们把它发给了政府。无论如何，我不会无视法庭的裁决而将某人的地址作为证据引入，所以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谢谢。

法官说：所以基本上你希望问的是，某某年你是否上过会计课？

施洛夫律师说：就是这样。我甚至不确定我会不会这么做，但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发出去。这个文件是公开的。我们只是在互联网上找到了这个文件。它仍然在网上。

法官说：我的问题是，你今天是否打算用它来帮助她回忆？

施洛夫律师说：不，可能是为了反驳她，因为她确实说过，她没有上过会计课。

法官说：对。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我唯一会问的原因。

法官说：我试图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是你没有在互联网上上传一份简历说明你上过会计课吗？是这个问题吗？

施洛夫律师说：不，法官。我本来要说的是，昨天你作证说你没有上过会计课，对吗？让我给你看标记为 X 的文件。事实上在你的简历中你说了相反的内容，然后指给她看，就是这样。这只是纯粹的反驳。我并不打算引入文件。我不确定我会不会这么做，这只是一个想法。

法官说：芬克先生。

施洛夫律师说：因为在 Litvak 案中相关，所以我有这个想法。而且再次强调，没有人打算引入任何未删减的文件或做任何不当的事情。显然，这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把删减后的文件发给他们。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法官说：好的。如果这是她的计划，施洛夫律师女士的计划是如她刚才所说的，昨天你说你没有上过会计课。事实上在你的简历中你说你上过会计课。这是纯粹的反驳。并不是为了真正引入简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反对的。

芬克律师说：法官，我需要检查一下记录。坦率地说，法官，我不同意施洛夫律师女士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出于正当目的而不是不正当目的。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施洛夫律师女士是在交叉询问这个证人以使她难堪和骚扰她。昨天她告诉法官，她将这些 ID 作为证据，因为会有聊天记录被引入。但没有聊天记录。她只是想在网曝光这个人的身份，我认为这不合适。

法官说：她必须有机会面对证人。我不让她尝试反驳证人的机会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会允许她按照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形式来提问。这就结束了。

芬克律师说：谢谢您，法官，我完全理解。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是的，她有权对证人的可信度进行交叉询问。我同意。政府同意。我们只是要求考虑到昨天发生的事情——我肯定会反对——施洛夫律师女士不要骚扰证人。就这样。我认为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理解法庭的裁决。

法官说：好，激烈的交叉询问有时会让证人感到不舒服，这是刑事诉讼的现实。

芬克律师说：我明白。

法官说：当然，激烈对质和骚扰或纠缠之间有界限。我没有看到对这个证人的骚扰或纠缠，所以我相信施洛夫律师女士不会越界。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您，法官。我很乐意在适当时候向政府展示 Ivy 账户和聊天记录的使用情况。

法官说：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芬克律师说：第二个问题，法官，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与辩护方进行了多次来回沟通，只是想得到两个简单问题的明确答案，但没有得到答复。辩护方将要传唤 Maggie Sklar，她是他们的加密货币专家。我们问他们 Sklar 女士是否打算就她对区块链的审查或她对智能合约的审查作证。这实际上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将就此问题提交一封信，因为我们认为这超出了她的披露范围，我们会对此进行详细说明，但我们不想浪费法庭的时间无端提交信件。我们问了三次，得到的是循环回答。我要求辩护方请告知政府 Sklar 女士是否打算就她对 HCN 和 HDO 的智能合约和区块链的审查作证。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女士或 Schirick 律师。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我们确实就这个问题与政府进行了来回沟通。我们多次提请政府注意 Sklar 女士的专家披露，特别是提请政府特别注意我们 4 月 29 日的披露，更具体地说，是该披露的第 22 节，其中相关部分说，我引用，“Sklar 女士将进一步表示，鉴于 HCN 和 HDO 分别使用智能合约铸造，可以在公共以太坊区块链上看到，并且使用法定货币购买和交易。它们符合加密货币的常见市场理解。”所以芬克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在该具体披露和其他上下文披露中都有答案。

法官说：给我简单点。答案是什么？他问了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想听听你的回答。

舒里克律师说：问题是，法官，她会不会就审查智能合约作证。答案是，她可能会就此作证，是的，这在她的披露范围内；她审查了公开可用的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

芬克律师说：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能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得到这个简单答案，而不是浪费今天早上的法庭时间，我们会很感激。我们将回应一封信，以便法庭解决争议。

在我们谈到专家和辩护方案件时，昨晚我们请求辩护方提供政府已经提供的清单，即他们打算通过每位证人引入的证据清单。我们没有收到。他们今天可能会有一位证人，Duran 先生作证。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引入哪些证据，如果有的话——抱歉，是 Dragon 先生作证。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引入哪些证据，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求辩护方遵循与政府相同的标准，以确保在辩护过程中审判的效率，包括他们提供任何工作产品的草稿幻灯片，这将是 26.2 材料，因为这是证人的事前陈述，我们也没有收到。我们没有摘要。我们没有演示材料。

他们的 26.2 材料谈到了演示性证据。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材料。我们可能会对它们提出异议。也可能不会。我们可能会与辩护方交谈并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涉及法官或陪审团的时间。让他们向政府提供这些材料是适当的。我们请求法庭命令他们这样做。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如果辩护方计划引入任何尚未作为证据的文件，我们会向政府提供披露。

法官说：抱歉，Schirick 律师，我没有完全听清你的话。

舒里克律师说：我说，如果我们计划通过专家证词引入任何尚未作为证据的文件，我们当然会向政府提供披露。

法官说：他们要求具体了解你打算引入什么，而不是听到某个证人相关的一堆证据。

舒里克律师说：也许我误解了，法官。我以为问题是我们是否计划引入任何新文件。我以为芬克先生指的是我们可能与专家一起使用的演示材料，而不是已经作为证据的文件，但也许我误解了。

法官说：我的理解是——如果我错了，请纠正我，他们想知道你打算传唤的每个证人相关的具体证据。对吗？

芬克律师说：是的，法官。特别是他们打算引入的任何新证据和演示材料。演示材料属于 26.2 材料，实际上是审阅过的演示或演示性证据。我们没有这些。如果他们要把演示材料展示给陪审团，他们应该提供给政府。

舒里克律师说：当然，法官。我们明白了。这就是我理解芬克先生的意思，指的是演示材料或新证据，当然我们会提供。目前尚未决定使用演示材料，因此此时我们不需要提供它们。

芬克律师说：只是让您知道，他们的一个专家今天可能会作证。我们没有收到演示材料。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引入任何证据。如果答案是不会通过这个证人引入新证据，那么就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您的时间和陪审团的时间。如果答案是可能，那么给我们所有相关的信息。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我们说，这里有大约 30 个或更多的证据，它将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有这么做。坦率地说，法官，我们现在的审判阶段应该以效率为原则，而不是战术、拖延和循环回答。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如果我可以简短地说。首先，没有新证据。我们没有计划与 Dragon 先生一起使用演示材料。显然，我们一直在与将成为首批辩方证人的专家合作。我们不想排除自己在昨天有可能使用某些东西的机会，所以我们没有向政府做任何披露。我坦率地说，不确定问题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义务，当然我们会披露，而且我们无意与 Dragon 先生一起使用新的证据或演示材料。

法官说：好的。现在我们知道没有新的证据和演示材料。

芬克律师说：这很有帮助。而且，法官，往后看，因为他们有大约 11 个证人，我们希望辩护方能采取另一种方式，而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要引入什么，所以不告诉你任何事情，告诉我们政府已经做了什么。也就是说，这里有我们可能引入的证据子集。如果最终他们不打算引入，那也没关系，这会使事情更有效率。这就是政府所做的。我们还要求——而且我认为他们应该提供我们——一些关于这些专家报酬的信息。这是政府的要求。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关于报酬披露的问题，这显然是政府在交叉询问时要问证人的标准问题，证人会坦率地回答。政府只是在我们今天早上走进法庭前几分钟才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在证词前进行一些披露。我们很乐意考虑这个问题，但双方还没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芬克先生现在是第一次在法庭上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乐意与对方律师讨论并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芬克律师说：我们很感激。

法官说：总而言之，这场审判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随着我们接近终点线，律师们能表现出更高的合作程度。好的。我们将于 9:30 开始。

法官说：律师们，我想提醒你们，翻译员希望你们放慢速度，尤其是在朗读文件时。请让陪审员进来。

法庭书记员：陪审团进场。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请坐。早上好，陪审员们。我们将继续对证人的交叉询问。

女士，请记住你仍在宣誓之下。你可以提问了。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您，法官。

陈薇，交叉询问继续

由施洛夫律师女士进行：

问：早上好，陈女士。

答：早上好。

问：陈女士，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了 GTV，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你听到郭先生说 GTV 的业务前景光明，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你看过一个视频，在视频中他说 GTV 将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证词中说你听到郭先生说他预计 GTV 会成功，对吗？

答：是的。

问：而且它会非常强大，对吗？

答：会非常有价值。

问：对不起。

答：它会非常有价值。

问：它会非常有价值。谢谢。你还理解为郭先生说他会致力于为平台获取软件，对吗？

答：是的。

问：而且他会尽全力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的软件平台，对吗？

答：你能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吗？

问：当然。你作证说你听到他说他会使其成为一个拥有良好软件的平台，对吗？

答：使其成为一个拥有良好软件的平台？

问：对。他会有人在平台背后的软件上工作，对吗？

答：他会有技术基础设施来建设这个平台。

问：对。所以你听到他说他会获取技术基础设施来建设平台，对吗？

答：这是我的理解。

问：好的。你说这是你的理解时，你具体是什么意思？

答：这意味着我听到他说了这些，并且我理解这是传达给我的信息。

问：那是你当时的理解，对吗？

答：是的，当时我听到这些并决定投资。

问：今天坐在这里，你是否知道是否有任何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

答：你能再重复一遍问题吗？

问：当然，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是否知道郭先生或 GTV 的任何人是否采取了这样的步骤，你知道吗？

答：这样的步骤，你指的是什么？

问：你知道 GTV 的任何人是否在努力使其成为一个良好的平台吗？

答：我不确定。

问：你还作证说你受到了郭先生财富声明的影响，对吗？

答：我作证说我受到了他作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形象的影响。

问：让我问一个后续问题。你说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形象？

答：富有的人。

问：富有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是否知道他当时是否真的富有？

答：根据他在视频中所说的，我认为他非常富有。

问：我的问题是你是否独立得知他富有？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有没有调查过他的财富？

芬克律师说：法官，这涉及到昨天庭后讨论的法庭裁决。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PPM 是哪一天结束的？

答：PPM？

问：私募是在哪一天结束的？

答：我投资到 2020 年 6 月 2 日。我如果记得清楚或者正确的话，可能会差一天，但大概是 6 月 2 日。那是我的记忆。

问：你的记忆是 6 月 2 日而不是 6 月 26 日？

答：不会那么晚，大概是六月初。

问：让我给你看一下标记为辩方证据 7015 的文件，我确保它只展示给政府、法庭和证人。

你认得这个吗，陈女士？

答：是的。

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郭文贵宣称破产的视频。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我们请求将辩方证据 7015 作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请稍等。反对，这是被告的陈述。

施洛夫律师说：我要展示的是对她心态的影响。我不在乎这是否属实。

芬克律师说：这是 2022 年 2 月的。

法官说：请上前。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展示对她心态的影响？

施洛夫律师说：他宣布破产。他公开宣布。她作证说她的投资受到他的财富影响。在他宣布个人破产后，她继续投资。就是这样。心态，她知道他公开说他正在申请个人破产。

芬克律师说：你不能在不引入被告陈述的视频的情况下提出这些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当然可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应该或必须这样做。我的客户有权进行强有力的辩护，这在我所述的目的下是可以接受的。

芬克律师说：强有力的辩护不能超越联邦证据规则，被告的陈述不能被被告引入，这就是目的。如果说这有双重目的，也就是说对听众、受害者的影响以及辩护方、被告的陈述，那么法院有自由裁量权决定如何进行。政府的观点是，法院不应允许播放被告陈述的视频，并允许施洛夫律师女士提问郭先生的破产声明对她的分析有什么影响。

我还想补充一点，被告宣布破产这一事实似乎暗示受害者应该更明智，她应该知道郭先生并不是真的富有。而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侵犯了法官关于受害者复杂性的裁决。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除了它是可接受的事实外，我并不打算像政府所说的那样走得那么远。这个视频可以用来展示她是如何进行她的决策过程的。他们反复强调他的财富，他的财富，他的财富。我应该有一些交叉询问的余地。实际上，联邦证据规则确实允许视频的引入，当然你可以给予限制性指示。我没有异议。

芬克律师说：它不允许被告陈述的引入。这是政府的观点。

法官说：这是我对法律的理解。我不会允许。当然，你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提问。

问：陈女士，2022年2月15日，你看过一个视频，对吗？

答：我知道他在2022年2月15日申请了破产。

问：我的问题是你是否在2022年2月15日看过一个郭文贵讨论他申请破产的视频？

答：我不记得是否看过你说的那个视频。

问：所以你记得一些他讲话的视频，只是不记得所有他讲话的视频？

答：时间已经很久了。

O6QBGUO4

问：2022 年在 2017 年之后，对吗？

答：是的。

问：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之后，对吗？

答：是的。

问：你的证词是你不记得这个特定的视频，对吗？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是否记得郭先生声明他在那天申请并签署破产申请书的陈述？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抱歉。你能再重复一遍问题吗？

问：当然。你记得郭先生在视频中说他在 2022 年 2 月 15 日那天签署了申请书吗？

答：我想我说过我不记得是否看过你提到的那个特定视频，我也说过我知道郭文贵在 2022 年 2 月 15 日申请了破产。

问：你有没有读过他签署的破产申请书？

答：我不认为有。

问：对不起。

答：我不认为有。

问：你知道你丈夫是否看过那个视频吗？

答：我不知道。

问：现在让我转到 GXVK-5。由于它已作为证据，可以让大家看到吗？

问：你记得就这个文件作证吗，陈女士？

答：是的。

问：你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与芬克先生会面时审查过这个文件，对吗？

答：他给我看过这个文件。

问：对。在他给你看文件之后，你们两人是否一起审查过？

答：他给我看之后我没有审查。我只是看了他给我看的文件。

问：所以你只看了文件的第一页，就这样吗？

答：他也看了其他页面。

问：好的。所以他和你一起审查了文件，对吗？

答：那不对。我的理解是审查是指完全审查整个文件。如果说审查是这个意思，那么我说那不对，因为我没有和他一起审查这个文件。

问：所以说你没有和他一起审查整个文件是公平的吗？

答：他给我看了文件。你说的审查能解释一下包括什么吗？

问：你告诉我你认为审查是什么意思？

芬克律师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反对。

法官说：你逐字阅读过这个文件吗？

证人说：她的问题是问我芬克先生是否和我一起审查了这个文件。所以我的回答是，没有，他没有逐字和我一起审查这个文件。

法官说：继续。

问：逐页呢？

答：答案是否定的。

O6QBGUO4

问：那某些页面呢？

答：某些页面，是的。

问：是你选择的页面还是他选择的页面？

答：他给我看，说你看这个页面，只是问。根据昨天的证词，他给我看了一个页面并问我关于它的问题，仅此而已。

问：昨天他在法庭上给你看这些页面时，他之前给你看过这些页面，对吗？

答：不是全部。

问：所以你记得你和他一起审查过哪些页面，因为你现在能告诉我不是全部，对吗？

答：我不记得他给我看的页面，但他给我看了页面并问我信息。我认为有些信息不是他上次见我时给我看的。

问：你和他见过不止一次？

答：我和他见过不止一次，是的。

问：他给你看过这个文件不止一次吗？

答：没有。

问：好吧，让我们看看你昨天的证词。昨天你作证说你没有考虑 PPM 中的风险因素，对吗？

芬克律师说：歪曲证词。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让我们把它调出来。你记得谈到这个文件中的标准语言吗？

你记得法官问你“标准语言”这个词组是什么意思吗？你明白吗？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问：你的问题是我是否理解我作证了吗，这是你的问题吗？

答：是的。这实际上是我的问题。

答：是的，我记得我作证了。

问：你记得法庭问你当你说那些是标准语言时，你是什么意思，对吗？

答：是的。

问：你的回答是，像在法律文件中，通常会有关于风险的语言。记得吗？

答：是的。

问：当你说这些时，你对 PPM 中标准语言在其他情况下有理解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比较过 PPM 的语言？

答：没有。

问：所以当你说这是这个文件中的标准语言时，你没有比较的依据，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涉及法庭裁决。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这只是我表达我认为这些只是放在法律文件中的某些术语的一种方式，我用标准语言来解释我对法律文件中术语的理解。

问：对。但你今天是在宣誓作证，对吗？

答：我宣誓作证，说的是实话。

问：对。事实是你从未比较过不同 PPM 中的语言，对吗？

答：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份 PPM。我从未有机会见到其他 PPM 文件，因为郭文贵说这是个好机会。我根本没有机会看到 PPM 文件。

问：嗯，你可以使用谷歌，对吗？

答：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谷歌。

问：对不起。

答：是的。

问：让我继续给你看 PPM 的第 29 页。好的。实际上，对不起。第 29 页是 PPM 的最后一页，对吗？整个文件有 29 页，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如果你说是 29 页，那就是 29 页。

问：你可以看看。

答：我不知道。这是否重要，如果是 29 页？如果你说是 29 页，那就是 29 页。

问：好的。让我们试着看第九页。你看到那份文件了吗？

答：是的。

问：我们昨天谈到了最后一段，所以我不会再提，好吗？但这只是给你一个视角——我们来看第十页——你记得在直接询问中被展示过这份文件吗？

答：是的。

问：这是芬克先生和你在他办公室审查的页面之一吗？

答：他在他办公室给我看了这页。

问：然后他问你关于这页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他问了。

问：他问了你关于并排的两个图表的问题，对吗？

答：没有，他没有。

问：好吧，我要问你一些关于这个的问题。陈女士，可以说左边的图显示的是 PPM 之前的所有权结构，而右边的图显示的是 PPM 之后的所有权结构，对吗？

答：从你在这里展示和高亮的内容来看，是的。

问：如果你不希望我高亮，我就不高亮。

法官说：不要作证。只要提问。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我想确保我做了证人希望的事情。

问：陈女士，屏幕的两边都显示 Saraca 在 GTV 中有所有权利益，对吗？

答：是的。

问：在直接询问中，芬克先生也问了你——我们可以把它放下来并在同一页面向下移动——关于这个图表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他特别问了你关于这 5%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他让你关注“其他”这个词，对吗？

答：他问我对“其他”的理解是什么。

问：你说你的理解是一些管理费用，对吗？

答：是的，我理解是人力资源管理招聘费用和人员人才。

问：那只是你的理解，对吗？

答：是的，因为你需要人才。

问：因为为什么？

答：你需要人才，有才华的人。

问：你需要有才华的人？

答：来发展 GTV 业务，这是我对“其他”的理解，是为了招聘有才华的人来发展和壮大 GTV 业务。

问：好的。但是如果你收购了拥有有才华员工的公司，你就会有有才华的人，对吗？就像第一条所说的，收购公司以增强和发展 GTV。如果你收购了一家拥有大量人才的公司，这些人才也会在大约 70% 的范围内，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形式问题，并且要求推测。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这是你的理解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我已维持异议，你不需要回答。

问：你对收购公司以增强和发展 GTV 的理解是什么？

答：我的理解是收购某些已经开发到一定程度的软件或技术，然后通过为 GTV 招聘人才来进一步发展，使其更成功。

问：对你来说，收购公司是什么意思？

答：收购那些已经在软件或技术方面有所发展的公司。

问：要发展这些技术你需要人，对吗？

答：你需要的不仅仅是从公司收购来的人。如果你想让 GTV 的业务不仅仅是媒体平台，还能进行交易，你不能只收购公司而没有自己的人来管理业务使其成功。这是基本的商业常识。

问：谢谢你，陈女士。

现在，我们可以看第 15 页吗？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你也被问到了关于这一页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你被问到 Blanton 先生和 Aaron Mitchell 是谁，对吗？

答：我不认为有，但也许有。我不记得了。

问：然后你看到底部写着 GTV Media 的发起人和顾问，对吗？

答：是的。

问：你能帮我读一下前两行吗？

答：你是说 6.3 节的发起人和顾问？

问：嗯哼。

答：我想我读过了，是的。你想让我再读一遍吗？

问：是的，麻烦你了。我会非常感激。谢谢。

答：“GTV Media 的发起人和顾问，郭文贵先生，又名郭文贵、Ho Wan Kwok 或 Miles Kwok，是一位亿万富翁，一位成功的商人，也是中国的异见人士。”

问：继续读。

答：“他深知中国共产党 (CCP) 如何剥夺中国人民的人权、公正、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他致力于推翻中共政权，为中国人民带回真相、自由和公正。郭文贵是 GTV 媒体的关键主持人。”

问：这一节可以说是描述这位亿万富翁是发起人和关键主持人，对吗？

答：这是这个段落的逐字内容。

问：谢谢你，陈女士。可以把它拿下来了。现在，当你阅读这个文件时，你是否记得 Bannon 先生在这个项目中将扮演的角色？你有关注过 Bannon 先生吗？

答：我知道他被列为非执行董事，就这些。

问：Bannon 先生的出现是否因为你是女性而对你投资 GTV 产生负面影响？

芬克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请重新措辞。

问：作为女性，你是否因为 Steven Bannon 参与这个项目而感到不满？

芬克律师说：相同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理解这个问题。

问：我继续。现在，我们来看同一文件的第 15 页，往下移动到第 18 到 19 页。昨天问了你关于这里的风险因素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文件列出了风险因素，对吗？

答：是的。

问：文件说公司没有运营历史，对吗？

答：我没有看到。你在哪里看到的？你是问我现在在读这个文件时，还是问我在做投资时读这个文件的时候？

问：我问的是你在做投资之前读这个文件的时候。

答：你的问题是问我当时是否读到了没有运营历史的风险因素？

问：是的，女士。

答：我不记得当时读到那部分了。

问：你是否读到公司管理层在如何使用普通股销售净收益方面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答：是的，我百分之百记得非常清楚。

问：你能告诉陪审团你对净收益的理解吗？

答：我对净收益的理解？

问：是的，女士。

答：我对净收益的理解是你会有销售收益或利润，减去运营成本，然后等于净收益。

问：如果包括运营成本，那会是总收益吗？

答：如果包括——我不知道。

问：好吧，让我们看第 25 页。在第 25 页上，加粗的部分写着什么，公司不打算。你能读一下吗？

答：你无权收到——

问：不，不。只是标题。

答：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打算支付股息。

问：让我们看下面写着 Saraca 拥有控股权的部分。读一下底部的那部分。

答：Saraca 拥有公司控股权，并且可以对公司行使重大控制权。

问：这是在第 29 页中的第 25 页，对吗？

答：这里显示是第 25 页。

问：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了。陈女士，你还作证说你收到了反映你 GTV 股份的股票证书，对吗？

答：我作证说我能够登录网站购买两张纸。

问：你是自己购买的还是你丈夫购买的？

答：我们一起登录账户，我看着他支付的。

问：我明白了。当你为这次作证做准备时，你和芬克先生谈过这个过程，对吗？你和他谈过这个过程，对吗？

答：你说我谈论这个过程，是指我谈论去网站下载文件的过程吗？这是你在问的吗？

问：是的。

答：我想是的。

问：但实际上是你丈夫去的网站，对吗？你在旁边看着，对吗？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芬克先生有向你要过证书的副本吗？

答：没有。

问：好吧，让我们看一下 DX60672。陈女士，你认得这个文件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辩方请求将 60672 作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这个证据中有其他页面吗？

法官说：有其他页面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现在正在展示给政府看。

芬克律师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法官说：可以。

芬克律师说：陈女士，你有把这个文件发送给 FBI 吗？

证人说：我不记得了。

芬克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准许作为证据。

(辩方证据 60672 接纳为证据)

由施洛夫律师女士提问：

问：如果我们可以向陪审团展示这个文件。陈女士，你向 FBI 发送了很多文件，对吗？

答：你能定义一下什么是很多文件吗？

问：你发送了很多文件？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她问你能否定义你所说的“很多”是什么意思。

问：我完全没听到，对不起。你发送了超过 50 个文件吗？

答：我不认为有。

问：那 30 个呢？

答：我不记得了，我没有数。我确实发送了一些文件，是的。

问：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了。对不起。我只是想确保陪审团看到了所有页面。现在，昨天你还作证了关于法治基金的事，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你捐赠了 30,735 美元，对吗？

答：我不知道我是否作证说了确切的数字。我只是说我捐赠了大约 3 万美元。

问：你今天坐在这里是否记得那是连续三天，9 月 28 日、29 日和 30 日？

答：你能再重复一遍吗？你说的三天是什么意思？你能澄清一下你的问题吗？

问：当然。你第一次捐赠了 400 美元，是你丈夫进行的第一次捐赠，对吗？

答：我想澄清一下，当你说是我丈夫做的时，我们是一起做的，但他是处理的人，所以显示的是他的名字。我想明确的是我们是一起做的。

问：好的。

答：所以你以后可以明确一点，不要总是说是你丈夫做的。

问：是你丈夫做的。你们共同决定的；这样说准确吗？

答：是我丈夫登录了网站。再次强调，我当时和他在一起，所以我们是一起做的，如果你能澄清这一点。你不能总是说是我丈夫做的。

问：但实际上是你丈夫做的？他登录并支付了？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女士，当你使用“做”这个词时，你需要为证人定义你是什么意思。

问：是你丈夫登录了网站，对吗？

答：是的。

问：他用了他的密码，对吗？

答：我不知道捐款是否需要密码。你是指登录电脑还是登录网站？

问：我是说登录电脑。他登录了，对吗？

答：是的。

问：他进行了捐赠的步骤，对吗？

答：他去了网站，并且是他处理的，是的。

问：谢谢。处理是在 9 月 28 日、29 日和 30 日，连续三天，对吗？

答：我想你把时间弄混了。你在说 2020 年的 400 美元捐赠，同时又在说 2022 年。你让我很困惑，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问：首先，我要请你放慢速度，因为翻译会很困难，让我们再从头开始。

有一次 400 美元的捐赠，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哪一年？

答：我想是 2020 年。

问：3 万美元的捐赠是哪一年？

答：2022 年。

问：好的。2022 年的捐赠是 3 万美元，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连续三天，每天 1 万美元，分别是 9 月 28 日、9 月 29 日和 9 月 30 日，对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日期。

问：你告诉政府你不会进行那笔投资，如果你不认为可以从法治基金中拿回你的钱，你记得吗？

芬克律师说：我反对问题的形式。这很混乱。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对不起，我没理解你的问题。我的投资和捐款有什么关系？我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问：你是否记得告诉政府，如果你不认为法治基金会会退还你的钱，你绝不会捐这笔钱？

答：我从未说过。我不这么认为。

问：让我们看看 3526 的第二页。你在屏幕上看到了吗，女士？

答：我在屏幕上看到了。

问：这是否让你想起你用信用卡向法治基金投资了 30,735 美元。你认为这是一个投资，如果你不认为会拿回这笔钱，你就不会进行这笔投资？

答：我完全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我想这可能是被错误记录了。

问：谢谢。我们来谈谈 G/Club，好吗？你昨天作证说了 G/Club，并且你作证说它是在 2020 年 10 月启动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说说是你买了还是你丈夫买了 G/Club 会员资格，是在 2020 年 10 月吗？

答：让我澄清一下，我们从未购买过 G/Club 会员资格。

问：女士，你是哪一年签署了 G/Club 会员账户？

答：所以我想你的问题是问我在 2021 年 3 月谁购买了 G/Club 会员资格。所以我的回答是，你的说法不正确。我们从未购买任何 G/Club 会员资格。

问：陈女士，你可以用任何你选择的方式定义它。有没有叫做 G/Club 的东西？

芬克律师说：反对评论。

法官说：请坚持提问。

问：你知道有叫 G/Club 的东西吗？

答：是的。

问：有叫 G/Club 会员资格的东西吗？

答：是的。

问：什么是 G/Club 会员资格？

答：我不知道什么是 G/Club 会员资格。

问：好吧，你给过那家机构钱，对吗？

答：我把钱给了香草山农场志愿者提供给我的银行账户。

问：你为什么给他们钱？

答：为了 GTV 股票，为了购买更多的 GTV 股票。

问：你访问了哪个网站来完成这笔交易？

答：我跟进香草山农场的志愿者，确认我汇到他们提供的银行账户上的钱已经收到，然后他们给我发送确认，确认钱已收到。

问：对。你说你收到了一家名为 G/Clubs 的实体确认收到款项的通知，对吗？

答：香草山农场的 Discord 确认只是说这是金额，已经收到。

O6QBGUO4

问：收到的是什么？

答：确认。

问：是哪家公司？

答：你是说我把钱汇到哪家公司吗？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那就是我的问题，你是从哪家公司购买产品？

答：我没有从任何公司购买任何产品。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汇钱是为了购买更多的 GTV 股票。

问：让我们看看 GXVB-24。你昨天作证提到了这份文件，对吗？

答：我作证这是在我们向 Crane Advisory 付款后提供给我们的完成指示文件。

问：文件上写着用途是 G/Club 会员资格，对吗？

答：我没有看到。

芬克律师说：反对。

问：在右边，就在“用途”这个词下面。我不想为你高亮显示，但在右栏，写着 G/Club 会员资格用途，对吗？

答：这是给的指示，没有选择。

问：那么选择就是根本不填写这份文件，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评论。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一个问题。

法官说：请只提问，施洛夫律师女士。

答：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向 Crane Advisory 付款了。我没有不签这份文件的选择，因为我已经付款了，所以我没有不填写这份文件的选择。你明白了吗？

由施洛夫律师女士提问：

问：陈女士，你本可以打电话给 Crane Advisory 要求退款，对吗，在填写文件之前？

答：我没有你那么聪明。

问：好吧。那么你在日常生活中买东西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好的。所以我们知道她在日常生活中买东西。

问：你知道在一定时间内你可以要求或改变主意，对吗？

答：让我澄清一下。我把钱汇到我信任的人给我的银行账户。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我要求删除这部分内容。这与问题无关。

法官说：驳回。驳回。让她完成她的回答。

答：所以我把钱汇到了我信任的人给我的银行账户。在那种情况下，你认为我会打电话给公司要回我的钱吗？你认为我会质疑之后发给我完成的文件吗？

问：你在银行工作了 15 年，对吗？

答：是的，那又怎样？

问：所以你知道如何要求退款，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女士，我希望你注意我的有关主题的命令。

施洛夫律师说：让我转到 24-T。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

问：你是根据左边的表格填写的文件还是你丈夫填写的？

答：坐在这里我感觉，你是想问我是否被骗签了这份文件？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是的，我被骗签了这份文件。

问：这是你的立场，对吗？我明白了。

法官说：陈女士，听问题然后回答，而不是自愿提供没有被问及的额外信息。

继续。

问：是谁为你签的表格；是你还是你丈夫？

答：是我丈夫为我签的。

问：他签的时候你在场吗？

答：这个，我不在。

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提交表格的吗？

答：在这种情况下，他告诉我他被香草山农场的志愿者联系，要填写一份文件，因为我们把钱汇给了 Crane Advisory。为了完成这项投资，他需要签这份文件，他告诉了我，然后他签了。我不知道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问：好的。你不知道你丈夫是怎么提交这份表格的。这是我最初的问题。

答：他把它提交给了香草山农场的志愿者。是他发给他的这个文件。

问：好的。农场志愿者下一步做了什么？

答：我不知道。确认收到文件？

问：所以可以说你不知道文件提交后你丈夫和香草山农场志愿者之间发生了什么，对吗？

答：我不知道香草山农场的志愿者在收到这个文件后做了什么。

问：我的问题是：你知道你丈夫提交文件后，农场志愿者对他说了什么吗？这是我的问题。

答：所以你的问题是，我丈夫把这份文件提交给香草山农场的志愿者后，我知道农场志愿者是如何回应我丈夫的吗？这是你的问题吗？

问：是的，女士，确实是我的问题。

答：我想他们确认收到了这份文件。

问：好的。现在要让这份文件生效，你丈夫必须确认购买条款，对吗？

答：我不明白这个。

问：你必须说，是的，这就是我想要的，对吗？

答：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

问：是否有一次你丈夫在激活 G|CLUBS 会员资格的过程中？你记得吗？

答：我认为发生的情况是，文贵说我们将会获得免费的 G Club 会员资格，因为我们购买了额外的 GTV 股票。然而，我们从未获得为我们支付的 210,000 美元的两个账户中的免费 G Club 会员资格。我们只激活了其中一个，而不是另外四个。所以如果这是你在问的，那就是发生的情况，因为免费的 G Club 会员资格没有被激活。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要求删除这部分内容。我重复一下问题。

问：购买——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我们看一下 DX 60676，好吗？

你认得这份文件吗？

答：是的。

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香草山农场的义工告诉我们发送给 G Club 以激活我们免费 G Club 会员账户的文件。

问：好的。我们再看一遍，你看到了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辩方请求将 DX 60676 作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看下一页吗？

法官说：有其他页面吗？

芬克律师说：我可以和施洛夫律师谈一下吗？

(律师商议)

施洛夫律师说：你能展示给政府看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反对。我们可能需要接近。

法官说：好的。

(接下页继续)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芬克律师说：这应该是个小问题。政府对这份文件的唯一反对意见是上面有她丈夫的名字。如果辩方能删掉——我已经指出给施洛夫律师了，这是她丈夫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们是否要删掉，而施洛夫律师并没有明确回应。无论如何，如果他们能删掉——我确定他们有技术可以做到——我们没有异议。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没有提到电子邮件的名字。电子邮件地址是 LivingSocialFixerUpper。他们没有——

芬克律师说：那是——

施洛夫律师说：我还没说完，请让我说完。我们从政府那里收到的文件就是这样的。政府之前删掉了每个电子邮件地址。可否让我——我只是想说完这个想法，因为通常情况下，删减会是这样的，如果电子邮件地址是 bobsmith@gmail.com，你会删掉 Bob 或者 Smith 或者 Bob Smith，但你会保留 @gmail.com，这样陪审团至少知道有人被抄送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你被抄送了。

政府没有删减这个 LivingSocialFixerUpper 电子邮件地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现在会反对它，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删减它。但如果你要我删减，第一，它不属于她，属于她丈夫，第二，这不重要，但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做这件事。

法官说：那么我们就做删减。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你想给我们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吗？

法官说：你的助手不能做这个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的助手遇到了一些问题，电脑不断地关机，但——

芬克律师说：在他做删减的时候，你想继续做其他事情吗？

施洛夫律师说：不，我真的不想，但这只需要两分钟，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那么我们将会进行一个非常简短的休息。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在公开法庭)

法官说：陪审团成员，我们将休息五分钟。我会严格控制在五分钟内。记住，不要互相讨论案件；不要让别人在你们面前讨论案件；不要阅读、观看或收听任何涉及本次审判主题的内容。我们五分钟后回来。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女士，你可以出去一下。不要讨论你的证词。

(证人不在场)

(休息)

法官说：请让陪审员进来。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请坐。证人呢？你可以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那么我们可以再次展示 60676。辩方请求将 60676 作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我可以看看下一页吗？最后一页？没有异议。

法官说：准许接纳为证据。

(辩方证据 60676 接纳为证据)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提问：

问：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陈女士。你能为我们读一下第一行吗？

答：“我之前在 2022 年 1 月 18 日提交了一个请求，要求激活 G|Clubs 的会员资格，关于我在 2021 年 3 月 23 日发送的付款。”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我们可以往下滚动到下一段。

问：“请相应地激活会员资格。”你看到那行了吗？

答：我没有——哦，看到了。嗯。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如果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滚动。

问：然后它显示 G|Clubs 会员的法定姓名，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你丈夫，对吗？

答：是的。

问：不是你，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滚动。继续往下滚动。如果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滚动。

问：然后它告诉你——请稍等——有一个工单更新时间。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上面写着，“你的请求已更新。”对吗？

答：嗯。

问：然后给了你一个选项，“要添加其他评论，请回复此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继续往下滚动。

问：“此电子邮件是来自 G|Clubs 客户服务的服务邮件，”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如果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滚动。

O6QBGUO4

问：这是文件的结尾，对吗？

答：是的。

问：会员资格是在你丈夫的名下，对吗？

答：是的。

问：你把这份文件分享给了-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芬克律师，对吗？

答：你刚才给我看的电子邮件？

问：是的。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你和芬克律师谈过——你知道吗，我撤回这个问题。我稍后再问。

那么可以说你丈夫和 G|Clubs 之间有多封电子邮件往来，对吗？

答：多封电子邮件？

问：对。他不止一次给他们发邮件？

答：我想他联系了客户服务，以激活我们获得的免费 G Club 会员资格。

问：对。你看到——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可以把那份文件重新调出来吗？如果我可以只给她看，“总结”部分。

问：“总结部分，我已经汇款，”金额是多少？

答：100,000。

问：以覆盖这些 G Club 订单，对吗？

答：这是标准语言。

问：不。问题是：你看到写着 G Club 订单的语言了吗，是还是不是？

答：是的。

问：然后在下一行——在同一页面上写着，“请相应地激活会员资格”，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你可以把它拿下来了。现在我们来查看 GX VB14。

答：所以这是香草山农场要求我们放在邮件里的标准语言，正如我之前解释的那样。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之前没有问题给证人。

答：因为他们要求使用这些措辞，所以我告诉你那不是我丈夫写的措辞，那是香草山农场给我们的模板，为了把模板放在那儿。

法官说：所以请仔细听问题，只回答所问的内容。

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由于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我要求删除刚才的插话。

法官说：同意删除。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提问：

问：我们来看 GX VB14。这份文件是你提供给芬克律师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过这份文件，对吗？

答：当你说作证时，是指我昨天提到这份文件吗？

问：是的，女士。

答：老实说，我不记得是否提到过。

问：好的。会员资格有效期至 2023 年 5 月，对吗？

答：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你的问题吗？

O6QBGUO4

问：会员资格——

答：嗯。

问：——有效期至 2023 年 5 月，对吗？

答：我不知道你在哪里看到的。

问：这是问你的问题。

答：我不知道。

问：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行，状态是“活跃”，然后有一个到期日期，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第二行，状态是“活跃”，并且有一个到期日期，对吗？

答：第二行？你在哪里看到的，第二行？

问：对不起。第二列。

答：好的。

问：好的。你看到所有的，1，2，3，4，状态都是“活跃”，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它们在 2023 年 5 月时是活跃的，直到你打电话取消，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知道，今天坐在这里，你知道郭先生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被捕——你可以把它拿下来，谢谢你——郭先生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被捕，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们给陈女士看一下 GX VB16。

问：你看到那份文件了吗，女士？

O6QBGUO4

答：是的。

问：好的。你认得它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是政府的证物 VB16，对吗？你看到角落里的那个小印章了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辩方请求将政府证物 VB16 作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对不起，法官大人。请稍等。

我认为还没有为这份文件奠定适当的基础，这是证人的陈述。

问：角落里的电子邮件地址是谁的？

答：我们的联合电子邮件地址。

问：好的。你认得这个 Gmail 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我们往下滚动。

是谁将这些附件附加到电子邮件中的？

答：是我们附加的。

问：是你还是你丈夫？

答：这是我们的联合电子邮件账户。我不记得是我还是他附加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认为我已经奠定了基础，请求法官接纳它作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我认为还没有为证人的陈述奠定适当的基础。

法官说：我认为还需要问一个问题。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提问：

问：你保留了你的 Gmail 账户并将副本发送给芬克律师了吗？

答：我是否保留——

问：你保留了这封电子邮件然后发送给芬克律师了吗？

答：我不记得我发送了什么给政府。对不起。

问：那你发给了你邮件联系的 FBI 特工吗？

答：我不记得了，对不起。

问：但你认得这是从你和你丈夫的联合电子邮件账户发送的邮件，对吗？

答：我认得你放在我面前的这份文件。这是一封我从我们的联合账户发送给 G Club 的邮件。

问：好的，是你发送的吗？

答：我们一起发送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认为我已经奠定了基础，法官大人。

法官说：是的，准许接纳为证据。

(政府证物 VB16 接纳为证据)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让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可以向陪审团展示。

问：日期是 2023 年 5 月 14 日，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上面写着，“你好，我想发送我的会员取消通知并请求退款，我支付了五张会员卡。”对吗？

答：你刚才读的。

问：是的。然后你往下滚动，你说，“我购买 G|Clubs 会员是因为它被宣传为一种带有股票和股份的投资。”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说你没有收到股票或股份或任何会员福利。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 2023 年 5 月。然后你说这是投资诈骗，对吗？

答：是的。

问：这封邮件是在你第一次付款后的多少年发送的？

答：你可以自己数。我不需要回答。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能否请你帮忙，指示证人回答问题？

法官说：请回答眼前的问题。

答：好的。因为——我的意思是，回答你的问题，我发送了两次付款，对吧？所以你想让我告诉你哪一次？

问：我们从第一次开始。第一次付款和 2023 年 5 月 14 日之间有多少年？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这涉及到法院的裁决，时间长度问题。

法官说：我允许这个问题。

答：从 2021 年 3 月到 2023 年 5 月，稍微超过两年。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现在我们把它拿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GX VB12-T。

答：我还没看到它显示出来。

不要看我。不要盯着我看。

施洛夫律师说：我看不清楚。我实际上要去桌子上拿我的眼镜，因为我看不清那么远。

法官说：好的。不要再作证了。你的工作是提问。你的工作是回答。这是你们分别应该做的唯一事情。

O6QBGUO4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提问：

问：你现在看到了文件吗？

答：看到了。

问：好的。你认得它吗？

答：认得。

问：好的。这是什么？

答：这是与汉密尔顿机会基金的电子邮件沟通。

问：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能稍等一下吗？

法官说：好的。

证人说：我没看到文件。

法官说：此时没有问题。

证人说：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他正在调出文件，法官大人。我们有点问题。好了。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提问：

问：你记得昨天就这份文件作证了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么现在你作证说你——顺便问一下，这份文件是你填的吗，还是你丈夫填的？

答：我们一起填的表格。

问：好的。那表格的日期是 2021 年 6 月 30 日，对吗？

答：我想是的。

问：好的。看上面的日期。也许这能帮你。

答：是的，我说过我想是的。

问：你在填写前是否阅读了第 1 到 6 或 7 项？

答：我想是的。

问：是你填的还是你丈夫填的？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告诉我你们是如何一起填写一张表格的。

答：每次我们填写这种表格时，想确保我们填写的信息是正确的，所以要么是我填，我丈夫坐在旁边检查，确认我填写的是正确信息，要么是我填写，他坐在旁边，确认我们填写的是正确信息。

问：这份文件是谁填写的？

答：我不记得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问：好的。我们往下滚动。看看第 6 页上的那个问题。你看到第 VI 号问题了吗？

答：看到了。

问：问题是：“你是否参与了喜马拉雅纽约香草山的借款？”对吗？

答：是的。

问：你回答的是没有，对吗？

答：对。

问：实际上郭先生做了很多视频，说你应该加入喜马拉雅纽约计划的借款，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没有看过他说这个的那些视频吗？

答：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的问题。对不起。

问：你看过所有郭文贵的视频，对吗？

答：我不认为我看过所有的视频。

问：你没有看过所有的视频，只看过一些？

答：他每天都有视频。我不认为我能看完所有的视频。

问：好的。那你记得看过关于农场贷款计划的视频吗？

答：我不记得具体关于农场贷款计划的视频。

问：你记得郭先生鼓励你投资农场贷款计划吗？

答：我记得郭文贵说通过农场贷款计划购买 GTV 股份，那是针对那些不是老椅子成员的人，因为我们已经是老椅子的一部分，拥有 GTV 股份，所以我们没有进行农场贷款借款。

问：好的。但你有来自老椅子的 GTV 股份，对吗？

答：是的，但郭文贵也说参与到——

问：好的。

答：是的，嗯。

问：好的。不过，你根据你的说法，投资了 G 会员只为了获得 GTV 股份，对吗？

芬克律师说：曲解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根据你的说法，投资了 G Club 会员是为了获得股份，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在重复问题。她已经回答过了。继续。

问：你没有投资农场贷款计划，对吗？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丈夫没有投资农场贷款计划，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不同的问题。

问：你丈夫投资了吗？

答：你刚才让我读这个问题，我回答了没有，我说没有。

问：所以你丈夫没有投资。

答：我已经回答过了。

问：所以答案是没有，对吗？

答：我回答过我们一起填写的表格，答案是没有。

法官说：好的。

问：所以当郭先生告诉你投资农场贷款计划时，你能够对他说不，对吗？

答：因为他说通过农场贷款计划获得更多的 GTV 股份。我们已经有了 GTV 股份。我的理解是，对于那些没有 GTV 股份，不是老椅子成员的人，投资贷款计划以获得 GTV 股份，所以这不适用于我们。

问：那里写着不适用于老椅子成员吗？

答：这是郭文贵在直播视频中说的。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

问：好的。当郭文贵做 G Club 会员资格的直播视频时，他是否也说如果你有老椅子的股份，就不要加入 G Club？

答：关于那个视频，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为了老椅子获得额外的 GTV 股份，为了完成那项投资，把钱汇到 G Club 账户。

问：所以你也在这里获得额外的股份，对吗？如果你参与农场贷款计划，你会得到额外的股份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这个问题的形式。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她已经回答了她不为什么投资。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让我们继续。你说没有，对吗？

答：我没有——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至少三次了。

法官说：好的，她已经说了——

施洛夫律师说：没关系，法官大人。我会继续。

法官说：她说没有，所以不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问题，一旦你得到了答案。

问：好的。第 6 页。我们还在第 6 页。好的。让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你是否参与了其他农场的借款，你回答没有，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们往下滚动。

我们来看文件的第 9 页。

问：现在在第 9 页顶部右侧，它写着，“截至 9 月 17 日，你是否计划进行额外投资？”对吗？你回答是，对吗？

答：是的。

问：这份文件是哪一年的？

答：这份文件是 2021 年的，所以——你已经问过我了，我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填写的，在最开始的时候。

问：好的。我们往下滚动。

现在，芬克律师问过你关于 13-2 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他的办公室和他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他特别问过你是否是你或你丈夫填写的这个问题，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芬克律师曾经要求和你丈夫谈话吗？

答：我不认为有。

问：好的。这里有三个选项，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第一个选项是，“仅购买 G Club 卡，不购买股票（需要支付卡年费）。”对吗？

答：这是英文翻译——

问：女士，我只问你面前的文件。

答：那么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你没有选择第一个选项，对吗？

答：对的。

问：你也没有选择第二个选项，内容是“仅用于投资，自愿放弃 G Club 卡（不需要支付卡年费）。”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然后第三个选项是你选择的选项，“通过卡项目参与投资”，对吗？然后它写着“（购买卡和股票）”，对吗？包括——

答：那是不对的。我昨天解释过了。英文翻译是错误的。

问：女士，听我的问题。

答：但是你问的是对吗？我说是不对的。

法官说：请提出问题。

问：你在这个文件上选择了第三个选项，“通过卡项目参与投资（购买卡和股票）”，包括升级卡（需要支付年费），对吗？

答：我选择的选项是：“通过卡项目参与投资（分配卡和股票），包括升级卡（需要支付年费）。”我昨天解释过，这里的翻译是错误的，所以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因为这里的翻译是错误的。

问：你说完了吗？

法官说：好的。她已经说明她不接受这里的英文版本，所以这是她的回答。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

问：不过你填写的是英文版本，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

芬克律师说：但是——

问：你填写的是英文版本，对吗？

答：不对。我填写的是中文版。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那我们往下滚动。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记录在案，这是一份经过同意的翻译文件。

施洛夫律师说：没关系。

法官说：有一份翻译文件，以便陪审员理解。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继续往下滚动。继续滚动。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提问：

问：这是结尾，对吗？

O6QBGUO4

答：是的，我猜是的。

问：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电子邮件本身。

你看到你发送的这封电子邮件了吗？

答：这是一个 Google 响应。我没有发送电子邮件给任何人。

问：你填写了表格，对吗？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问：你填写了表格并上传了，对吗？

法官说：这个问题已经提过，证人也回答了。

问：在你用中文填写这份文件后，你和芬克律师用英文审阅了它，对吗？

答：我要澄清一下这个词。我没有和他一起审阅这份文件。

问：你没有和芬克律师一起审阅这份文件和附件吗？

答：他给我看了这份文件。我没有审阅，因为我们刚才讨论过什么是审阅，审阅是每页逐行逐行看。我没有进行审阅。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回到第 6 页和第 9 页。

问：我们只谈第 9 页。你和他一起看了这页，对吗？

答：他给我看了这页。

问：好的。他给你看了这页之后做了什么？

答：他问我问题。

问：你回答了，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在和他讨论这页时没有翻译在场，对吗？

答：当芬克律师给我看这份文件时，他给我看了我提交的中文版，然后还给我看了翻译版本，就像屏幕上显示的这样。

问：好吧，这不是口译，对吗？这是笔译。这有很大的区别。这不是口译。

法官说：证人不是笔译或解释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她不能对此作证。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们继续。

问：今天坐在这里，你告诉陪审团你填写的是中文版本，对吗？

答：是的，我填写了。

问：当你收到这份文件时，你是同时收到中文和英文版本的吗？

答：答案是不是。

问：你只收到了中文版本。

答：对的。

问：那 PPM 呢，你同时收到了中文和英文版本的文件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那认购协议呢，你同时收到了英文和中文版本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那你在签署 PPM 时签署的表格呢，你是用英文还是中文签署的？

答：那是在 2020 年。我不记得了。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

问：现在你作证说关于喜币的发行，对吗？

答：是的。

问：喜币的初始发行是在 2021 年 11 月，对吗？

答：是的。

问：你购买了喜币，对吗？

答：你是说我没有购买吗？

问：你购买了喜币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知道——你是美国公民，对吗？

答：是的。

问：作为美国公民，你不应该购买喜币，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芬克律师说：这是一个引导性问题——

答：郭文贵让我们用中国身份开设喜币账户。

问：郭文贵让你做所有事情。我明白。我的问题是——

法官说：好的。施洛夫律师，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要作证。

问：陈女士，你今天的证词是，每一件你做的事情都是郭文贵告诉你去做的，对吗？

芬克律师说：曲解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她在她的证词中从未说过郭文贵告诉她做所有事情。不。

问：在这个案件中，每一件你做的事情都是郭文贵告诉你去做的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问题的形式。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一个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郭文贵告诉你做的事情中，你没有做的有哪些？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郭文贵告诉你投资 GTV 了吗？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郭文贵向我推荐了 GTV。

问：对不起？

答：他推荐了 GTV 的投资。

问：因为他是 GTV 的推广者，对吗？

答：因为他拥有 GTV，这是我的看法。

问：女士，我没有问你是否认为他拥有 GTV。

答：所以这是——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请求施洛夫律师只提问，不要评论证人的回答。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确实问了一个问题。

法官说：但你也添加了一些不是问题的评论。请提问。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提问：

问：在你的直接询问的每一个回答中，你都说你做了芬克律师问到的每一件事是因为郭文贵在视频中的讲话，对吗？

芬克律师说：曲解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今天在这里的证词是，你购买喜币是因为郭文贵所说的话，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根据你的说法，当郭文贵告诉你购买喜币时，你是美国公民，对吗？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知道自己是美国公民，知道自己不应该购买喜币，对吗？

芬克律师说：曲解了，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郭文贵让我用我的中国身份开设账户并购买喜币。

问：你这么做了，对吗？

答：是的，我这么做了。

问：你这么做只是因为郭文贵让你这么做，对吗？

答：我这么做是因为郭文贵说喜币会升值到很高。

问：好的。所以有两个原因。你这么做是因为他说喜币会升值到很高，还因为他让你使用某个身份，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问题的形式。

施洛夫律师说：我继续。

问：你用谁的身份开设账户？

答：对不起，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你用谁的身份开设账户？

答：我回答过了。郭文贵让我用我的中国身份开设账户。

问：所以你用你自己的中国身份开设账户；这是你的证词吗？

O6QBGUO4

答：是的。

问：你用了哪个身份？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用什么文件开设账户？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用什么文件。

答：是中国身份证。我已经说过了。

问：你的中国身份证还有效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认为与本案无关。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

问：今天它仍然有效，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时提到了“喜币升值到很高”这个说法，对吗？

答：对不起，你能再重复一遍吗？

问：你在直接询问时提到了“喜币升值到很高”这个说法，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告诉芬克律师你对这个说法印象深刻，对吗？我为你重新表述一下。

郭先生使用这个说法对你关于喜币的决定有影响吗？

答：是的。

问：好的。郭先生说喜币会升到什么价格？

答：他说它会比比特币更有价值，并且在短期内很快就会达到 100 美元。

O6QBGUO4

问：好的。那时比特币的价值是多少？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是不记得了，还是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知道那时比特币的价值是多少吗？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你在问她那时是否知道价值吗？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具体是多少，但大概是 1 万，或者是 5 万，或者可能是 4 万左右。

问：1 万，5 万，4 万，对吗？这些数字中的任何一个。

答：所以它大于——我认为那时大于 4 万，是的，可能是，但我不记得当时确切是多少。

问：好的。你当时知道比特币是波动的吗？

答：是的。

问：你与芬克律师详细讨论了郭先生关于喜币的黄金储备的说法，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知道是否真的有黄金储备吗？

答：对不起，你能再重复一遍吗？

问：你知道是否真的有黄金储备吗？

答：我相信郭先生所说的。

O6QBGUO4

问：所以有黄金储备。

答：你是问我那时是否——我对你的问题有些困惑。你到底想问我什么？

问：郭先生说有黄金储备，对吗？

答：是的。

问：据你所知，有黄金储备，对吗？

答：我相信郭先生所说的。

问：好的。所以有黄金储备，对吗？因为你相信他，所以有黄金储备。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其实没有得到一个答案。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有没有问过交易所的任何人看黄金储备的证明？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依据法庭的裁定，我反对这个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我们来谈谈喜币白皮书，好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答：那是一份文件。

问：好的。它在哪里可以找到？

答：我不记得了。在喜马拉雅交易所的网站上某个地方。

问：在喜马拉雅交易所网站上的某个地方？

答：我不记得了，所以我认为可能是。

问：你读过它吗？

答：读过，但我不记得里面有什么。

问：你购买了超过 50 万美元的喜币，对吗？

答：对不起，你能再重复一遍吗？

问：你购买了超过 50 万美元的喜币，对吗？

答：我汇出了超过 50 万美元购买喜币。

问：对不起，你说的是“我说”吗？

答：我汇出了超过 50 万美元购买喜币。

问：好的。那是分一段时间发送的，而不是一次性发送的，对吗？

答：是的。我想大概是在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之间，是的，嗯。

问：你第一次投资时，投入了 2 万美元，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投资了 2 万美元？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是否记录了你在喜币上的投资？

答：对不起，我没有。

问：你没有什么？

答：没有做你刚才问我的那个事。

问：你没有记录你投资了多少钱？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有没有使用 Excel 表格？

芬克律师说：累积性问题。

法官说：你有没有使用 Excel 表格？

答：记录什么？

问：记录你的投资。

答：喜币的投资吗？记录什么？

问：是的，喜币。我们在谈论喜币。

答：你是说在 Excel 文档中记录喜币的投资吗？

问：比如说，做一列记录某一天你投资了 2 万美元在喜币上。

答：我没有。

问：你第一次购买喜币时，价格是每币 10 美分，对吗？那对吗？

答：那不对。

问：好吧，你告诉我。

答：我认为我购买时，价格是 4——是超过 40 美元左右。

问：当你以超过 40 美元的价格购买时，是在二级市场购买的吗？

答：你说二级市场是指购买市场，对吗？

问：嗯。

答：是的。

问：好的。你决定在 40 美元的价格点购买，对吗？

答：我购买是因为郭文贵说它很快就会涨到 100 美元。

法官说：问题是你是否在 40 美元的价格点购买。

证人说：问题是？

法官说：她说：“你决定在 40 美元的价格点购买，对吗？”

答：我根据郭文贵的承诺会涨到 100 美元决定的，是的。

问：你曾在更高的价格点购买过，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他破产后购买了喜币，对吗？

答：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汇款的时间是在 2022 年 2 月 15 日之前。

问：是在 SEC 诉讼之后还是之前？

答：你指的是哪起 SEC 诉讼？

问：你昨天提到的 SEC 诉讼。

答：关于 GTV 没有正确注册的那起？是那个吗？

问：没错。

答：我认为是在那之后，嗯。

问：所以你的购买是在那之后，对吗？

答：我的购买是在 2022 年 1 月，然后我认为那次 SEC 事件发生在那之前，是的，嗯。

问：好的。所以 SEC 对这个人说，你没有正确做某些事情，而你决定听他的，去购买喜币，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这个问题的形式，以及法庭的裁定。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在 SEC 诉讼之后多少个月你买了喜币？

芬克律师说：同样的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有基于 10 美分价格的初始喜币购买分配，对吗？

答：我被分配了某些喜币的配额，每币 10 美分，我为此支付了款项，但我从未得到那些币。

问：陈女士，你能试着听我的问题吗？

法官说：好的，请双方上前来。

(继续到下一页)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所以，施洛夫女士，你说：“SEC 告诉这个人你做错了什么，你决定听他的并购买喜币，对吗？”这已经越界了。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那是他们在直接提问中引出的。我没有触及他们没有提到的话题。他们提到了 SEC 诉讼。那些是她在直接提问中的话，她说他违反了一些监管规定，所以我只是试图紧跟她在直接提问中所说的内容，限制我的提问范围，不超出那个范围。这就是我试图做的。只是想显示时间顺序而已。

法官说：不。我认为你试图表明，尽管这显然是一个极其高风险的投资警告，她还是决定去做。我认为这才是你想要表达的。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试图表达那个。我试图显示时间顺序。我多次试图显示时间顺序，因为我提到了破产的时间，我提到了她进行第一次配额购买的时间，以及她随后在二级市场购买的时间。

法官说：所以，如果你想显示时间顺序，那么你应该询问日期。你不能说，基本上，SEC 警告了你但你还是做了。你应该问日期。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说 SEC 警告她。她说 SEC 警告她。她说 SEC 发现，他违反了监管规则。她昨天作证了这一点。

芬克律师说：她昨天没有作证这一点。

施洛夫律师说：你可以随便重新阅读记录。

她说 SEC 因他违反了一些监管规则对他罚款。这是她的证词。

法官说：所以你需要做的是询问具体的日期。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

(在公开法庭)

施洛夫律师说：

问：我一会儿会回到这个话题，但我现在要转换一下话题，和你谈谈你的志愿工作，好吗？陈女士，你想为香草山农场做义工，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昨天说你第一次想做义工是在 2022 年，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你昨天的证词吗？

答：嗯哼。

问：事实上，你第一次联系做义工是在 2021 年。你记得吗？

答：我记得我加入了香草山农场的一个小队，并表达了我想做义工的意愿。

问：嗯，你不仅表达了你的义工意愿，你还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会是一个好的义工，对吗？

答：我——我不记得了。我想他们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在我能申请做义工之前，我需要解释一些事情。

问：好吧，让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给你看辩方证物 7014 来帮你回忆。昨天你说你第一次志愿是在 2022 年，但今天你同意是在 2021 年，对吗？

答：所以我说的是我在 2021 年开始表达我的兴趣，但我认为我的真正的志愿工作开始于 2022 年 3 月，真正做了一些义工的工作，而我是在 2021 年年底开始表达兴趣的，是的。

问：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时间顺序，好吗？2021 年 12 月，你联系了——你记得你联系了谁吗？

答：我确定他们在这里。是——

问：我不想让你看文件。我只是给你看这个文件以帮助你回忆日期。

芬克律师说：如果她已经回忆起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拿下文件？

法官说：你现在要展示文件吗？

施洛夫律师说：证人已经作证——你知道吗，我会回到文件的。我会回到文件。

施洛夫律师继续问：

问：你现在记得了，对吗？是在 2021 年 12 月，对吗？

答：我想我跟你说过我表达了做志愿工作的兴趣。

问：好的。那大概是在 12 月，12 月初，对吧，也许是 12 月 9 日？

答：我不记得了，但既然你刚给我看了文件，日期在那里，是的。

问：好的。你在 12 月 9 日联系了香草山的一个特定小组，对吗？你记得吗？

答：我联系了一个小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是一个特定的小组。

问：那个小组叫什么名字？

答：我想是和财务小组有关的。

问：好的。你联系了他们，并告诉了他们你的资历，对吗？

答：我想这是他们的要求，在你表达兴趣，谈论志愿工作之前，他们会要求你提供一些背景资料，这样他们就知道你是谁，并看看有什么志愿工作适合你的经验。

问：你有哪些适合志愿工作的经验？

答：你已经说了我在银行工作。

问：陈女士——

答：我在银行工作。我在银行工作。

问：你还告诉了他们什么？你记得吗？

答：我不记得了。

施洛夫律师说：好吧，让我们再给她看一下辩方证物 7014。

问：看看右边的那一栏。

芬克律师说：问题是什么？

法官说：我们在等问题。

问：陈女士，你读完了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是否帮助你回忆你告诉他们你的资历是什么？

答：是的，那是我说的。他们给了你一个模板，你必须解释你的经验，这是我根据他们给的模板填写的。

问：这个模板在这个文件里吗？

芬克律师说：这个文件还没有作为证据提交。

施洛夫律师说：好吧，让我们看看。

问：那是你在角落里的用户名吗？

答：我的用户名？

问：是的。左边照片里的是谁？

答：当你说用户名——

问：谁是 IvyIvy？

答：那是我在注册香草山农场时使用的昵称。

问：这是你的文件，对吗？

答：是的，这是我的沟通记录。

施洛夫律师说：继续往下滚动。再往下滚动一些。

问：你认得这个文件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继续往下滚动。

问：你认得这个文件的第二页，对吗？

答：我不记得这个了。

问：好吧。那我们看看第三页。谁是 AIWell？

答：那是我丈夫使用的昵称。

问：好吧。第二页，当我提到我的丈夫 AIWell 时，你认得你在说谁吗？

答：我认得我丈夫。你是问我认得我丈夫的昵称吗？是的，嗯哼。

问：好吧。你是在 Discord 上进行这些聊天，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我将辩方证物 7014 提交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问一，两个问题吗？

法官说：可以。

芬克律师开始进行预审质询：

问：陈女士，这些聊天记录是用中文还是英文进行的？

答：用中文。

问：旁边的英文是你写的吗？

答：不是。

问：你知道那些英文来自哪里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它们是否正确吗？

答：我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我们反对，如果有必要，可能需要进行一个非公开讨论。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再问她几个问题吗？

法官说：可以，继续问几个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

问：你会读中文吗？

答：会。

问：你会读英文吗？

答：会。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将辩方证物 7014 提交为证据。

法官说：问题是她是否认为翻译准确地反映了中文内容。

施洛夫律师说：我可以不问她任何关于英文的问题。

芬克律师说：也许我们可以上前讨论。

法官说：那么我们上前讨论。

(下一页继续)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芬克律师说：我们反对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在今天上午 9:56 收到这些文件，当时这名证人在证人席上。这个文件没有任何翻译的协议。虽然双方就大多数中文问题进行了良好的讨论并达成了协议，但这需要时间。政府专家已经审查了他们的提议，他们的专家也审查了我们的提议，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法庭保持一致，即未经翻译的中文文件不能被接纳。我们本来可以提交各种中文文件并自行翻译，但如果没有协议，我们没有这样做。所以第一个原因是，这是一个中文文件，她没有时间审查英文翻译的准确性，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正如施洛夫女士昨天反对的那样，她不是一个 702 证人，没有资格就中文翻译的英文是否正确发表意见。这是处理这个文件的最简单方法。第二，她没有认证第二页。她不认得它。

第三，这些是证人的陈述，所以是传闻。而且这些陈述与她所说的没有不一致，所以这不是一个理由。如果她的记忆需要刷新，可以向她展示这个文件。我对此没有反对。但我们不能将其作为证物引入，因为它是中文文件；因为它是她的陈述，并且没有合适的基础；第三，我不太明白相关性，但也许有相关性。所以这是主要的原因。

法官说：你是想用这个文件来质疑她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实际上也想把它提交，但我当然会用它来质疑她。其次，昨天，当她就她的翻译和对中文文件的理解作证时，以及今天，她的理解和立场是翻译不准确，这实际上是被允许的。芬克律师反对我的反对，法庭允许她的证词保留，她认为文件的翻译是不正确的。

芬克律师说：那不正确。

施洛夫律师说：我还没说完。

芬克律师说：我以为你说完了。

施洛夫律师说：所以记录就在那里。法庭实际上说她不同意翻译是否准确。我想这件事今天发生了。

法官说：回顾一下，如果他们有机会让他们的翻译人员审查它，那么它不能被接纳。你当然可以用它来试图质疑她，只向她展示。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

法官说：好的。

(下一页继续)

(公开法庭)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

问：2021年12月，你在Discord上，对吗？

答：是的。

问：在 Discord 上，你试图加入财务小组，因为你想在那个特定的小组里做义工，对吗？

答：我加入了一个小组——对不起，你的问题是什么？我加入了一个小组是因为我想做义工吗？

问：特别是在财务小组，对吗？

答：我加入了那个小组，但不是因为我特别想在那个小组里做义工。我只是加入了那个小组。

问：好的。那么，你告诉小组你为什么会是那个小组里特别合适的人选，对吗？

答：我之前解释过，他们要求你提供背景资料，所以我提供了我的背景资料。

问：你不仅仅是提供背景资料，对吧？你告诉他们你很想加入农场的财务部门，对吗？

答：你在哪里看到的？

芬克律师说：所以这——

法官说：所以——

施洛夫律师说：文件不应该在她面前。

问：我的问题是：你记得在 Discord 上告诉他们你“很想加入我们农场的财务部门，贡献我的微薄力量”吗？你记得在 Discord 上这样说过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我们再给你看一下 7014。

法官说：所以你不必从文件中阅读。唯一的问题是：这是否帮助你记起？这是否刷新了你的记忆？

答：我不记得我说过那句话。我——

问：花点时间读一下文件，正如法官所说的，唯一的问题是——

法官说：中文版本，如果那是她使用的语言。

施洛夫律师说：当然。在左边一栏。

答：所以你问我，我想我说过我加入了那个小组，但不是因为我想在那个小组里贡献。

问：那不是问题，陈女士。问题——也许法官可以重复一下。

法官说：所以问题是：这是否帮助你记起你说了什么？

答：我说了什么？

问：你很想加入农场的财务部门，很想加入。

答：我想，好吧，当我说很想加入时，是——

问：问题只是你是否说过那句话。

法官说：不。问题是这份文件是否刷新了她的记忆。这是第一个问题。

答：我不记得。

问：好的。那么你是否记得告诉他们为什么你特别适合财务部门？

芬克律师说：问过并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是否列出了你的技能，说明你为什么特别适合财务部门？

芬克律师说：问过并答过三次。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法官大人。

答：我解释过，问我——

法官说：反对成立，所以不要回答。

问：你列出了哪些技能？

芬克律师说：问过并答过。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法官说：如果你记得的话。你记得吗？

证人说：我不记得。

问：你是否记得告诉他们你在英语、财务管理、风险分析、信用、法律合规、审计、业务流程组织、注册会计师、注册内部审计师、教育、MBA、在美国大型金融公司超过十年的工作经验方面有技能？

芬克律师说：反对，因为施洛夫律师在读一份未作为证据的文件。

施洛夫律师说：我是在问她是否列出了这些内容。

答：我不记得了。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问：好吧。

答：——已经回答了。

问：我再给你看一下相同的文件，看看这个文件是否能刷新你对上一个问题的记忆。

法官说：反对无效。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请给她看中文内容。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我们继续。你是否记得在 Discord 上告诉——哦，让我回到问题。你是在和——

法官说：现在是 11:30，我们要休息半小时。各位陪审员，记住，不要在你们之间或与任何人讨论案件，不要允许任何人在你面前讨论案件，不要阅读、听取或观看任何与本案有关的内容。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女士，你可以离开法庭，不要讨论你的证词。

(证人不在场)

法官说：在我们重新开庭前，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想了解一下施洛夫律师还有多少问题。她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交叉质询。陈女士的直接质询时间是一小时十分钟。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内容完全无关紧要。了解

一下进度会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还有一名证人。我们希望今天结束举证，我们希望两天前就结束。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为了拖延时间以阻止辩护方在周二前开始举证，但我们已经偏离了主题和相关性以及其它许多问题。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还有多少时间？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这完全在范围内。你想让我解决这个问题吗？

法官说：我想了解时间安排。

施洛夫律师说：我想大约 45 分钟。

法官说：45 分钟吗？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希望你能缩短时间。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尝试了。

法官说：我希望你能缩短时间。

施洛夫律师说：我一定会尽力，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能再提一个问题吗？

法官说：可以。

芬克律师说：就像刚才在边栏会议讨论的那样，施洛夫律师提出的问题关于 SEC 和解的时间以及她在 SEC 说——正如施洛夫律师所说，SEC 说过了郭先生做了错事之后她仍然决定投资，这样的问题只能得出一个推论，那就是施洛夫律师在向陪审团暗示，这也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做的，她强调在银行从事风险管理工作的陈女士应该由更多了解。这是唯一的推论——好了，我不想——

法官说：我提到的日期是她决定投资的日期。施洛夫律师可以提出或任何要做总结的人可以提出 SEC 警告或声明的日期，但不能在问证人的问题中提到 SEC 的问题，只能提到她实际投资的日期；换句话说，不要引起陪审团对 SEC 声明的时间和她的投资时间的注意。

芬克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我同意这一点。政府的担忧是——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也阐述过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例子了——陪审团会认为，或者我们担心陪审团会认为，或者可能被误导认

为，受害者是否是疏忽大意或不够专业或没有做足够的研究——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联系喜马拉雅交易所询问他们是否有黄金？法官大人支持了这一点。本案中陪审团要考虑的问题是郭文贵是否有意图进行欺诈。这个意图和受害者繁琐信息不相关。我真的觉得，政府觉得，陪审团都晕了。我们请求法官大人考虑给予指示，这是对法律的正确陈述，以免产生混淆，因为辩护方从未反对过作为法律实际陈述的那一指示。我们认为这是合适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根据 Litvak 案的规定，我有权展示这名证人能够获取的信息。我重读了 Litvak 案，并咨询了对此有更深入理解的人，我认为我所问的问题是允许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陪审团一点也不会晕。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素养、投入并且专注的陪审团。最后，法官大人，我非常确定法庭的陪审团指示会在一两天的休庭后进行，这名证人到时候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遥远记忆。

所以，基于这些原因，法官大人，我认为此时不需要任何指示。

芬克律师说：我可以回应一下吗？

法官说：可以。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在这名证人之后，估计 45 分钟之后，那时她在证人席上已经四个小时了，她在广泛交叉质询中谈到了她知道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她做了什么研究——她不是第一个经历这种情况的证人——他们将有一个辩护案件，这个案件将充满来自白皮书和其他各种信息，所有这些都是向陪审团暗示他们应该知道更多。施洛夫律师说得对，我认为陪审团非常专注，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考虑什么，他们需要决定什么，在接受这些信息时，考虑到我提到的两个问题——有几个，特别是我提到的两个问题——“你有没有打电话给喜马拉雅交易所询问他们是否有黄金”，这不是 Litvak 案。这是在暗示她应该打电话给喜马拉雅交易所并进行调查。然后她又问了一次：“你有没有使用谷歌？你有谷歌吗？”陈女士说：“当然有谷歌。”这些都在暗示受害者应该做得更多。这不是信息的混合。在这里给出一个指示是合适的。

法官说：我不知道你是否正确。如果你能提供一些上诉法院的权威案例说明在这个时候给出指示是合适的话，我会看一看。我们将在中午再开始。

芬克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

下午庭审开始 时间：12点

法官说：请坐。我刚收到消息，第八号陪审员刚得知他的女儿新冠检测呈阳性。我已经送去了一只口罩，第八号陪审员已经戴上了，我们将继续进行。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既然我们在谈论陪审员，我想提一件事。我相信今天早上我乘电梯时，替补四号陪审员走近我，问我是否可以和我一起上电梯。我说不可以，让他搭乘另一部电梯，我与政府律师商量了。我认为没有什么需要做的。我只是想让法官大人知道。

芬克律师说：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没问题。法官大人，政府向法庭发送了第二巡回法庭的相关案例，关于我们在休庭前讨论的问题。如果法官大人有任何问题，我很乐意回答。政府的观点是，这个案件与目前法庭面临的情况完全一致。在那个案件中，被告放弃了胁迫辩护，然后证词中引出了关于威胁的信息。政府基于这些威胁信息会让陪审团对信息的适当性产生混淆提出了异议，审判中的法官 Rakoff 提供了中期和后期的纠正指示。

第二巡回法院确认了这两项指示。我们认为这两项指示在这里是适当的，以防陪审团混淆，并且法庭提供无可非议的法律正确声明。第二巡回法院只会审查法官大人所作声明的法律正确性。根据对拟议陪审团指示的回应，我认为辩护方没有对拟议陪审团指示中的声明提出异议，即陪审员的复杂性与本次审判无关，他们没有义务发现欺诈行为。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首先，胁迫辩护与这个案件不同，因为胁迫辩护显然是被告必须提前通知政府和法庭的。我的理解是，施洛夫女士的问题是针对信息的获取。另外法官大人在 Litvak 案中，确实有裁定复杂性是陪审团可以考虑的一个因素。我不确定现在是否适合提供任何指示。而且我不确定 Peterson 案实际上是否涉及在这种情况下的适当性。

芬克律师说：不想再走这条路，但施洛夫女士问证人，你有没有打电话给喜马拉雅交易所问他们有没有黄金？暗示你有没有做调查确定没有黄金。她还问，你知不知道郭文贵在这日期被 SEC 告知进行了未经注册的证券发行，然后你在那之后再次投资？这是在说有红旗警示，确实有，对于这个受害者来说有红旗警示，但并不可靠。这是关于郭文贵的意图问题，而不是他们的意图问题，陪审团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第二巡回法院的案例提供了法庭在这种情况下提供中期指示的依据。法官大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施洛夫女士关于

SEC 投资时间的问题后自发要求进行边栏。这不是关于信息的获取。他们通过陈女士和其他证人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试图暗示受害者应该知道。

法官说：我不认为现在适合给出指示，所以请让陪审员进来。

法庭书记员说：陪审团入场。

(陪审团入场)

法官说：请坐。陪审团成员们，第八号陪审员已通知法庭，他的女儿刚被诊断出新冠阳性，我指示他戴上口罩，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如果你们被诊断出新冠，请在休息时发短信到我们给你们的三个号码。好了，你可以继续了。

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继续提问：

问：陈女士，在 2021 年 12 月初，你也曾代表你的丈夫申请让他有机会做义工，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记得——好吧。让我再给你看一下同样的文件以刷新你的记忆，704。请让我给她看中文版，还有英文版，她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答：我不记得我做过。

问：谢谢。那么你和你的丈夫曾经为 Faithknight 做过义工，对吗？

答：我们没有为 Faithknight 做义工。

问：你在她的团队中做义工，对吗？

答：我在香草山农场做义工。

问：我的问题是，她负责财务团队，对吗？

答：我不确定。

问：那么，她有没有告诉你欢迎你？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吧，我们再回到这个文件上。这个文件能不能刷新你的记忆，实际上是你主动联系了 Faithknight，是她说欢迎你和你丈夫吗？

芬克律师说：那不是问题的原意。

施洛夫律师说：我可以重新措辞。

问：让我再试一次第一个问题。你是否记得在 Discord 聊天中联系 Faithknight？

答：我记得我表达了加入一个小组的兴趣。

问：对，当时的小组领导是 Faithknight，对吗？

答：我不记得。

问：那这个文件能刷新你的记忆吗？

答：我不记得。

问：屏幕上的文件？

答：我不记得。

法官说：请看屏幕上的文件，然后说这是否刷新了你的记忆。

答：我看了这个文件，我说我不记得。

问：你也不记得是不是 Faithknight 欢迎你的，对吗？

芬克律师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无效。如果你记得，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在香草山农场有很多不同的义工。我先联系了某人，然后他们告诉我们提供模板，我们按照模板联系了另一个人，所以我不记得谁是谁。

问：今天在这里你知道 Faithknight 是谁，对吗？

答：我知道。

问：我们继续。你是否认识在 2021 年 12 月同样在财务组的一个叫八爪鱼的人？

答：我不记得。

问：在 2021 年 12 月，你知道郭先生会奖励义工，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郭先生制作了视频并谈论在农场做义工的好处吗？

答：我认为我记得。

问：在 2021 年 12 月，他们接受你加入小组，对吗？

答：我想是的。

问：你记得那是 2021 年 12 月 9 日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你对他们说你很高兴成为义工，并称之为“我们的财务组”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告诉他们你的丈夫在金融和金融科技方面有经验吗？

答：我不记得。

问：我们可以再给她看一下同样的文件吗。

答：我不记得。

问：我们可以拿下这个。你记得告诉他们你丈夫有丰富的 IT 经验吗？

答：我不记得。

问：仍在 2021 年 12 月，你记得你在 12 月开始做义工吗？你记得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在 2021 年 12 月 20 日，你停止了志愿服务，你记得吗？

答：我 不 记 得。

问：你记得你的丈夫也在 2021 年 12 月 20 日停止做义工吗？

答：我不记得。

问：现在转到 2022 年 2 月，那时你在工作，对吗？

答：你说我工作，能否再明确一下？

问：当然。首先，你只是作为母亲在工作，对吗？

答：不，我一直在工作。

问：当母亲也是工作。我是在问你。这也是工作。我承认你的工作。

芬克律师说：反对评论。

施洛夫律师说：我在尝试回答她的问题。

法官说：只问问题。

问：你在家工作，对吗？

答：不，我一直有工作。我不理解你的问题。当你说工作，能否帮我理解一下。当你说作为妈妈工作，这是什么意思？

问：你照顾你的孩子。你喂孩子。你把他或她哄睡。你照顾他们，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与本案无关。

施洛夫律师说：我真的是在试图回答证人的问题。

法官说：反对无效。问题是什么？

答：问题是什么？

问：你有全职工作，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也在家工作，对吗？

答：你说我在家工作，意思是我在家照顾孩子吗？

问：是的，这也是工作。

答：是的。

问：好的，那也是在 2022 年 2 月，对吗？

答：从我有孩子的时候起，我都在做这种工作。

问：在 2022 年 2 月，那时还是新冠时期，对吗，你记得吗？

答：是的。

问：那时你实际上有去上班吗？

答：我远程工作。

问：你记得远程工作了多久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与本案无关。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问：作为你 2022 年的志愿工作的一部分，你是义工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证词中说你做义工工作时每天工作十小时，对吗？

答：你说的十小时是什么意思？

问：你做了多少小时的义工工作？

答：我作证说我每周平均志愿工作约 40 小时。

问：所以你知道吗，我不会重复了。当时你也在远程工作，每周工作 40 小时，对吗？

答：是的，没错。

问：有一段时间你需要提交志愿工作的时间表，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今天在这里记得你提交了 2,390 小时的时间表吗？

O6QBGUO4

答：只有我一个人吗？

问：是的。

法官说：涵盖了什么时间段？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听清。

法官说：2,000 小时涵盖了什么时间段？

施洛夫律师说：二月份。

法官说：仅二月份？

施洛夫律师说：我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问：你把时间表提交到 Discord，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 Discord 上记录的日均工作时间是十小时，对吗？

答：我的证词中提到平均每周工作 40 小时，从 2022 年 3 月到 2023 年 3 月，在 2022 年 3 月到 2022 年 9 月期间我工作时间更多，而从 2022 年 9 月到 2023 年 3 月工作时间较少。所以当你说每天大约十小时，那是在 2022 年 3 月至 2022 年 9 月之间。

问：实际上是从 2022 年 2 月到 2022 年 10 月，对吗？

答：可能我的记忆有一个月的误差，但如果你这么说。

问：准确来说，是从 2022 年 2 月 26 日到 2022 年 10 月 22 日吗？

答：好的。如果你说 2022 年 2 月 26 日，那接近 3 月，是的。接近 3 月，所以你说从 2 月 26 日开始与我说的 2022 年 3 月相差几天。

问：那都是在新冠期间，对吗？3 月还是新冠期间，对吗？

答：是的。

问：4 月还是新冠期间，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与本案无关。我们在做什么？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在那段时间是远程工作，对吗？

芬克律师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提交了这些时间表，对吗？

芬克律师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提交给谁了？

答：你说 Discord。如果那是真的，我是在 Discord 提交的。我不记得提交给谁了。

问：Discord 上的某人针对你的时间表联系过你，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他们说这些时间表有夸张，对吗？

答：抱歉，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他们说你夸大了你的时间表，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他们说你不可能完成所有这些小时的工作吗？

芬克律师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问：他们确实要求你描述你作为义工做了什么工作，对吗？

答：我想是的。

问：对，你提供了一个描述，对吗？

答：我想是的。

问：他们对你提供的工作描述提出异议，对吗？

答：他们对什么？

问：他们不同意你的描述，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那么后来你是否也停止了志愿服务？

答：有一段时间我停止了志愿服务或重新开始。

问：停止。

答：我回答了，2023 年 3 月。

问：你停止是因为你的小组成员对你的工作时间提出异议，对吗？

答：那是不对的。

问：那么你为什么停止？

答：为什么我停止？

问：是的。

答：那时候我父母的健康情况不好，所以我计划退一步，花更多时间陪他们。

问：但是那是在 2021 年 12 月，对吗？2021 年？

答：那是我在 2023 年 3 月告诉他们的。

问：让我再给你看一下同样的文件证物。实际上，我会继续问别的问题。当你决定停止志愿服务时，你是否在 Discord 上告诉任何人你停止的原因？

答：我在 2023 年 3 月通过 WhatsApp 发信息给八爪鱼了。

问：但是你和八爪鱼关系不好，对吗？

答：我不明白你说的关系不好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

问：因为你和八爪鱼、Faithknight 以及飞飞之间对如何计算你的志愿时间以及它们与喜币分配的关系有分歧，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不当。

答：那是不对的。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让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喜币分配，好吗。你同意我的看法，初始的喜币分配是基于几个因素的，对吗？

答：你没说这些因素是什么。你说是基于几个因素。

问：你知道它们是基于几个因素的，你知道吗还是不知道？

答：你能告诉我这些因素是什么，这样我可以回答是或不是吗？

问：当然。其中一个因素是完成的志愿工作量，对吗？

答：喜币分配是在喜币于 2021 年 11 月推出前提供的，所以志愿工作量计算的是在 2021 年 11 月 1 日之前完成的志愿工作。因此那时候，我还没有做义工，所以这与我的喜币分配无关。

问：我们会说到这点。我只是在说初始分配。好吧。你知道初始分配是基于志愿工作的吗？

答：我不知道。

问：那它是否取决于你投资了多少钱？

答：这是我知道的。

问：然后它也按某个系数进行乘法计算，对吗？有一个公式，他们使用的公式，对吗？

答：是的。

问：公式是 0.5、0.7 或 0.02，对吗？

答：是的。

问：当你为自己计算时，对你的特定计算有分歧，对吗？

芬克律师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我甚至没有触及到这一分配的 11 月部分。

法官说：你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你是针对特定时间段问的吗？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我是问证人刚才提到的时间段，也就是喜币推出前的计算时间。

法官说：好的。你可以回答。

答：所以问题是什么？

问：对你的实际计算有分歧，对吗？

答：我在昨天的证词中解释过，我的投资在喜币分配中被计算错了。

问：你认为这是被算错了，而他们不同意你说的，对吗？

答：当你说他们时，你指的是谁？

问：负责分配的人，他们不同意你，对吗？

答：谁负责喜币的分配？

问：你告诉我。

答：我不知道。

问：那么他们告诉你，他们不同意你的计算吗？

答：谁告诉你他们不同意我的计算？

问：陈女士——

答：我不知道她指的是谁，所以我无法回答她的问题。她说他们，但她没有说他们是谁。

法官说：施洛夫女士。

问：你按照 0.7 的比率进行计算，对吗？

答：我没有按 0.7 的比率计算。它是按 0.7 的比率提供给我的，因为我认为他们说币已经没有了，所以我没有选择，只能做基金，而基金是 0.7。

问：他们明确告诉你，你的计算应该按 0.2 的比率，对吗？

芬克律师说：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了。

问：现在，陈女士，你是喜马拉雅交易所的活跃交易者，对吗？

答：我不说我是活跃交易者，但我确实买卖，因为价格跌得太多了。当价格跌到很低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确实卖了。

问：自从你开账户以来，你有 90 笔买入交易，对吗？

答：我不记得具体数量。

问：你有 80 笔卖出交易，对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在喜币市场上进行交易是为了看看能否获利，对吗？

答：那不对。

问：如果不是为了获利，你交易是为了什么？

答：尽可能多地获得。

问：对不起。

答：尽可能多地获得。

问：那是一样的，对吗？

答：不一样。

问：总的来说，你有 80 笔买入和 90 笔卖出交易¹，对吗？

答：我不记得。

问：那么你有访问你的买入和卖出记录的权限，对吗？

答：我很久没有登录账户了。

问：我没问你是否很久没有登录。我的问题是你是否有权访问这些信息？

答：是的。

问：顺便问一下，你和那边的芬克律师有没有访问这些信息来准备你的证词？

答：没有。答案是没有。

问：陈女士，你在直接证词中说你为了购买更多的 GTV 股票而对你的房子进行了第二次贷款，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在 2021 年 12 月，对吗？

答：那不对。

问：那么正确的日期是什么？

答：我想昨天我说的是 Crane 咨询集团，那是在 2021 年 3 月。

问：你认为你在 2021 年 3 月对你的房子进行了第二次贷款？我只想确认月份。

芬克律师说：反对。我认为这是对刚才说的话的误述。

问：我再问一次。在哪个月份你对你的房子进行了第二次贷款以购买更多的 GTV 股票？

芬克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不当。年份也要对吧？

法官说：请加上年份。

问：2021 年？

¹ 译者注：此处为原文 4672 页原话，可能是口误。

芬克律师说：反对证词。施洛夫女士可以问这个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你告诉我加上年份。

法官说：所以你在问的月份和日期，施洛夫女士。

施洛夫律师说：我在问她何时贷款。我在问她问题。

法官说：好的。你可以回答。

答：如果我没记错，我想是 2021 年 3 月。

问：在 2021 年 3 月，你也拥有弗吉尼亚福尔斯彻奇的一处联排别墅，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与本案无关。

法官说：这与房屋净值贷款有关吗？

施洛夫律师说：不，这是她的其他资产。

芬克律师说：高度无关。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但你有其他资产，对吗？

芬克律师说：同样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陈女士，你投资房地产吗？

芬克律师说：同样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可以进行边栏吗？

芬克律师说：我认为不需要。

法官说：好的。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陪审团会认为她对房子进行了第二次贷款。因此，他们可能会对某人进行第二次贷款产生同情反应。同一个人也可能因为财务上的明智或偿付能力的原因对房子进行第二次贷款。我认为陪审团有权知道她有其他选择，她是房地产投资者。她实际上出租和租赁这些物业。总共她在弗吉尼亚州有九处房产。这只是为了消除政府通过询问她如何以及为什么进行第二次贷款以购买 GTV 股票而产生的同情因素。

法官说：我认为政府仅仅是为了证明她使用这些资金进行了购买并且她被骗了，而不是让陪审团产生同情。检方是为了证明欺诈行为。

施洛夫律师说：但对公寓进行第二次贷款并不无关紧要。这是她的钱。

法官说：她如何支付的确是相关的，但她是否有其他类型的投资，我认为不相关，所以我们继续。

(在公开法庭上；陪审团在场)

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继续提问：

问：陈女士，在直接询问中你回忆起关于你发送有关汉密尔顿基金的电子邮件的证词，对吗？

答：对不起。我漏听了一部分问题。你能重复一遍吗？

问：你在直接证词中谈到了你发给 Fallon 先生的电子邮件，对吗？

答：你是说我给 Fallon 先生发了邮件，对吗？这是你的问题吗？你说我作证我发了邮件给 Fallon 先生？

问：是的。

答：是的，我发了邮件给他。

问：你发了邮件给他，你的丈夫也发了邮件给他，对吗？

答：让我这样说吧，我们发了邮件给 Fallon 先生。

问：你在直接证词中说 Fallon 先生没有回复，而是把你转给了一位律师，对吗？

答：我作证说 Fallon 先生没有回复，然后他的律师回复了。

问：律师告诉你，你在寻求返还的资金被冻结了，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传闻证据。

施洛夫律师说：这不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

法官说：我允许这个问题。

答：问题是什么？

问：他说你的资金被冻结了，对吗？

答：他说我的钱被冻结了，是的。

问：你不同意，对吗？

答：对。

问：你一直发邮件说资金没有被冻结，对吗？

答：我解释过了。

问：他们不同意你的说法，对吗？

答：他们说的同样的事情，我的钱被冻结了。

问：在你给 Fallon 先生和他的律师发邮件的同时，你也在给司法部发邮件，对吗？

答：我不认为——你说发邮件，是什么意思？

问：在 2023 年 5 月，你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联系过，对吗？

答：我不认为是。

问：让我看看。你不认为你在 2023 年 5 月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这些检察官联系过吗？

答：所以我跟随了司法部网站上的链接，他们有一个提交受害者信息的链接，所以我按照那个链接填写了信息。同时，他们有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我发邮件告诉他们我完成了信息。此外，该表格不包括我有的特定投资项目，因此我在发给受害者邮箱的邮件中包含了那个特定的投资项目。

问：芬克先生为司法部工作，对吗？

答：我实际上不知道。我猜是的。我不知道。

O6QBGUO4

问：你认为他为谁工作？

答：我不知道。

问：你认为他为郭先生工作吗？

答：不。

问：那么你认为他为谁工作？

答：他为政府工作。

问：好的。那就是你在 2023 年 5 月发邮件的地址，对吗？

答：我发邮件到司法部网站上的那个邮箱。是受害者邮箱，专门为受害者用的。

问：然后你跟进并发送邮件给 FBI，对吗？

答：不，我没有。

问：让我们看看 3602-26。这能否帮助你回忆起在 2023 年 6 月你见过 FBI 的 D. Marino 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问题是关于五月，不是六月。

施洛夫律师说：我差了一个月。

问：2023 年 6 月，你见过这名 FBI 探员吗？

答：你问我的记忆，让我看这份文件吗？

问：我只是在问你是否见过 FBI 的 D. Marino。你记得吗？

答：有个人从 FBI 联系了我，我见过他们。回答你的问题，我没有发邮件给 FBI。我发邮件给了受害者邮箱，然后 FBI 联系了我并安排了会面。

问：他联系你之后，你与 FBI 探员有过邮件往来，对吗？

答：我不知道你说的邮件往来是什么意思。

问：你昨天给哪位 FBI 探员发了邮件？

答：你只是想知道名字吗？

问：是的。

答：我昨天没有给任何 FBI 探员发邮件。

问：你最后一次给 FBI 探员发邮件是什么时候？

答：不记得了。

问：你昨天有给 FBI 探员发短信吗？

答：你只是问我的 FBI 探员的名字，对吗？

问：是的。

答：你现在要我告诉名字吗？

问：是的。

答：是 Nick。

问：Nick 什么，还是你只是叫他 Nick？

答：我只是叫他 Nick。

问：这是你在 2023 年 6 月见过的那个 Nick 吗？

答：我见过 Nick，但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的。

问：让我再给你看一下同样的文件 3602-26。文件顶部能否帮助你回忆起你见过 Nick？

答：是的，我认为通过 Webex 平台。

问：从 2023 年 6 月开始你一直与 Nick 保持联系，对吗？

答：那不对。我没有持续联系他。我想我只见过他一次，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不记得他再次联系我的时间。

问：你记得在 2024 年 2 月初再次见过他吗？

答：你是说在 2023 年 6 月见过他之后，大约八个月后我们又见过？

问：是的，我在问你是否记得从 2023 年 6 月到今天 Nick 一直是你的联络人？你可能不是每天都和他谈话，但你在整个期间都认识他，对吗？

法官说：问题太多了。先回答他是否是联络人。

答：是的，他是联络人。

问：你从 2023 年 6 月开始与他保持联系，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今年 2 月 4 日与他和检察官进行了面谈，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今年 2 月 27 日，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今年 4 月 23 日，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今年 5 月 6 日，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今年 5 月 13 日，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今年 6 月 3 日？

答：我不记得了。

问：今年 6 月 23 日？

答：是的。

问：昨天呢？

答：昨天，你是说我见过他们吗？

问：是的。

答：在法庭开始前简短见了一下，是的，嗯嗯。

问：但是你昨天见过芬克律师，他给你看了文件，对吗？

答：我说过我简短见了她。

问：在那次简短的会面中，他给你看了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和他一起查看了这些文件，对吗？

答：我没有查看文件。他只是给我看了文件。就这样。

问：然后他问了你关于文件的问题，对吗？他不仅仅是给你看，他实际上问了你问题，对吗？

答：是的，我想我们只见了大约十分钟，所以，是的，问了几个问题。

问：所以他问了你关于他给你看的两个文件的问题，对吗？

答：我不记得有多少文件。

问：然后他问你问题，你回答了，对吗？

答：是的。

问：他做了记录，对吗？

答：我不认为他做了记录。

问：你是在这个大楼里见他的，对吗？

答：昨天早上，是的。

问：在所有这些会面中，你从未告诉他关于 Ivy Ivy 的事情，对吗？

答：不对。他从未问过我在 Discord 上使用的昵称。

问：你也从未告诉他你在 Discord 上很活跃，对吗？

答：他没有问我是否活跃。他没有问我关于 Discord 的事。他根本没有问过。

问：所以他没有问，你也没有告诉他，对吗？

芬克律师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没有主动告诉他关于 Discord 的事，对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在与政府开始接触后在 Discord 上呆了多久？

芬克律师说：反对，与本案无关。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直到今天仍然活跃在 Discord 上吗？

答：我不知道我是否还在使用 Discord，因为我不知道，Discord。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问：你在 Discord 上访问了多少个农场？

答：我不知道。

问：十个？

答：我不知道。

问：十五个？

答：我不知道。我已经回答了。我回答了我不知道。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是喜马拉雅纽约磐石农场的访客，对吗？

答：我不记得。

问：纽伦堡正义农场呢，你记得今年你是这个农场的访客吗？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今年我不认为是。

问：去年呢？

答：去年，我不记得了。我不认为是。

问：喜马拉雅墨尔本 Affina 农场呢？

答：你是说去年吗？

问：一直到今天，你仍然是这个农场的访客，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喜马拉雅新西兰农场呢？

答：我不知道。

问：喜马拉雅 77 工程师农场呢？

答：我不知道。

问：法治基金呢？

答：我不知道。

问：法治社会呢？

答：我不知道。

问：陈女士，如果芬克律师没有问你关于某个特定话题的问题，你没有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对吗？

答：所以呢。

O6QBGUO4

问：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法官说：我允许回答。

答：问题是什么？

问：你刚才作证说芬克律师没有问你关于 Discord 的问题，因此你们没有讨论这个话题，对吗？

答：是的。

问：有没有其他话题是他没有问你，而你没有主动提起的，关于本案的？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有没有告诉他你丈夫在所有这些互动中扮演的角色？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的丈夫从未与芬克律师谈过话，对吗？

答：对。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大人。

法官说：重新盘问。

芬克律师重新盘问：

问：陈女士，你大概与我见过几次面？

答：我猜是六到八次之间。

问：这些会议中有多少是在线的或是面对面的？

答：我认为我们有两次是面对面的，其他的是在线的。

问：在这些会议中，我们讨论过哈利波特吗？

答：没有。

O6QBGUO4

问：我们讨论过纽约喷气机队吗？

答：没有。

问：我们讨论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答：芬克律师问问题，我提供答案。

问：我们讨论的问题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与投资有关。

问：施洛夫律师问了你一些关于你在喜马拉雅交易所交易的问题。你记得那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是否能从喜马拉雅交易所提取任何真钱？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什么是真钱。

法官说：请定义你认为的真钱。

问：你能否从喜马拉雅交易所提取任何美元？

施洛夫律师说：从哪个时间段开始？

问：曾经有过吗？

答：没有。

问：那英镑呢，你能提取任何英镑吗？

答：没有。

问：那瑞士法郎呢？

答：没有。

问：你是否曾经能从喜马拉雅交易所提取任何法定货币？

答：没有。

问：所以这些交易中你没有赚到任何真钱，对吗？

答：对。

问：我们可以调出 VK-5 的第 10 页。陈女士，你记得施洛夫女士在交叉询问时问过你这个页面上的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看到“资金用途”这部分了吗？

答：看到了。

问：在“资金用途”下面写着投资 1 亿美元到海曼资本，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有异议。我认为政府知道文件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不，我没看到。

问：在查看这份文件和郭文贵的在线视频之后——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诱导性问题。

法官说：我还没听到问题。

问：在考虑这份文件中的信息和郭文贵的在线视频之后，

你对你的 GTV 投资将用于什么有何理解？

答：会按照这张表中的资金用途描述来使用。

问：如果你知道你寄给郭文贵、Saraca 的钱将用于以他儿子的名义投资 1 亿美元到一个对冲基金，你会寄出你大约 20 万美元的投资吗？

答：不会。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超出范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不会。

问：我们回到第二页，我想是的，洛夫特斯女士。抱歉，是第一页，第三页。你看到下面写的联系方式吗？

答：看到了。

问：底部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有一个地址是东 164 街 162 号？

答：是的。

问：你去过这个文件上标示的办公室吗？

答：没有。

问：我们可以拿下这个。请展示标识为 VB-36 的证物给证人。陈女士，你认得这个吗？

答：认得。

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我之前提到的 Whatsapp 聊天记录，郭文贵发送了 GTV 投资信息，包括汇款指令给我丈夫。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供 VB-36 作为证物。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好，证据被接受。

(政府证物 VB-36 被接纳为证据)

芬克律师继续问：

问：我们可以展示这个吗。陈女士，这是 Whatsapp 聊天记录吗？

答：是的。

问：这是你和你丈夫用来与郭文贵沟通关于 GTV 投资的聊天记录吗？

答：是的。

问：你们用什么语言与郭文贵沟通？

答：用普通话。

问：我们可以拿下这个。你记得之前施洛夫女士问你关于必须乘以之前的投资才能确定你有权通过香草山农场获得多少喜币的系数

答：记得。

问：今天你坐在这里，对为什么计算你应得的喜币数量如此复杂有什么理解吗？

答：这是故意的。

问：为什么你今天这样认为？

答：这样你就永远无法正确计算每个人应得的喜币数量。

问：当你填写那个表格时，陈女士，你对系数是什么有何理解？

答：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

问：我们可以调出证物中的 VB-16。你记得施洛夫女士问你关于这份文件的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能读一下第二段从“我购买”开始的内容吗？

答：“我购买了 G|Clubs 会员，因为它被标记为包含股票和股份的投资。然而，我从未收到任何股票或股份，也没有收到任何会员福利。因此，我认为这是投资欺诈。我发送这份取消通知以请求退款。”

问：你收到退款了吗，陈女士？

答：没有。

问：你仍然认为这是投资欺诈吗？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拿下这个。陈女士，有人问了你一些关于你与八爪鱼和其他人在 Discord 上聊天的问题，对吗？你记得这些问题吗？

O6QBGUO4

答：记得。

问：那些聊天是在 2021 年，对吗？

答：是的。

问：施洛夫女士问你一些关于 2021 年 12 月聊天中使用的具体词语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坐在这里的你，记得两年半前聊天中使用的具体词语吗？

答：不记得。

问：我们可以调出作为证物的 VB-31。你记得被询问关于你的投资和郭文贵的投资项目的问题？

答：是的。

问：你认得这份文件吗，陈女士？

答：认得。

问：这份文件是谁创建的？

答：是我创建的。

问：这份文件反映了什么？

答：反映了我给这个诈骗项目的钱。

问：第一列反映了你汇给的各种实体或项目的款，对吗？

答：是的。

问：第二列反映了什么？

答：反映了我给每个诈骗项目的金额。

问：陈女士，坐在这里回顾你给这些不同投资项目汇款，你对当时的投资决策有何感想？

答：我感到非常后悔。我责怪自己为什么当时那么愚蠢，被洗脑并信任一个骗子，把所有的钱都汇给了这些不同的实体，这些都是诈骗计划的一部分。

问：陈女士，坐在这里的你也对你失去的钱感到愤怒吗？

答：这是一种复杂的感觉，非常痛苦，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感觉。它非常伤人。

问：陈女士，你刚才说你感觉自己被洗脑了，是什么事情让你认为你被郭文贵洗脑了？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不当。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认为是反复的信息，不断在你的脑海中重复和强调，

使你相信它是真的，使你毫无怀疑地相信它是真的。我不知道这怎么发生的，但不幸的是它发生在我身上。这些信息是重复的，是强调的，是在我脑海中灌输的，让我相信每一件事，并让我当时表现得像个傻瓜。

问：陈女士，当你是郭文贵的追随者时，你大概看了多少关于郭文贵的视频、直播或文章？

答：我不记得了。

问：大概？

答：大概有几百个。

问：你和你的丈夫也看了视频，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丈夫和你讨论过郭文贵吗？

答：是的。

问：讨论过这些投资吗？

答：是的。

问：你们两人一起决定投资这些项目，对吗？

答：是的。

问：今天你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吗？

答：我今天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吗？

问：今天坐在这里知道你现在知道的情况，你会做出同样的投资决定吗？

答：绝对不会。

问：为什么不会？

答：因为这是诈骗。郭文贵设计、创建和推广的每一个项目，包括这里的所有实体，都是诈骗。

芬克律师说：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你，陈女士。

法官说：再次交叉询问。

施洛夫律师交叉询问：

问：陈女士，什么是盖特？

芬克律师说：反对，范围不相关。

施洛夫律师说：她说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大骗局。

法官说：我允许这个问题。继续。

问：什么是盖特？

答：她做了一个我没说过的陈述。我说的是所有项目。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这是一个给证人的问题。盖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问题。

答：据我了解，这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问：它今天仍然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对吗？

芬克律师说：范围。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芬克律师说：还有回音。我不知道是谁的麦克风。

答：我猜是的。

问：G Fashion 是什么？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她说一切都是骗局。

答：我没说过。我说的是我汇钱的那些项目。这是我的意思，我没说过其他。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G Fashion 是你通过 G|Clubs 获得的一个权限，对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让我们看看 VB-36。你看过这个视频，对吗，陈女士？

答：是的。

问：芬克律师问你用什么语言与郭文贵交流，对吗？

答：是的。

问：郭文贵的英语很糟糕，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从未与郭文贵进行过交谈，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问题是她是否曾与郭文贵交谈过。你可以回答。

答：你说的交谈，是指我与他说过话吗？

问：是的，交谈就是与某人说话。

答：我参加过与他的会议。

问：我的问题是你是否曾与郭文贵交谈过？

答：没有。答案是没有。

问：你被问到关于系数的问题，对吗？你可以拿下这个了。谢谢。你对芬克律师和陪审团说过公式是故意设计得复杂，以至于没有人能计算出他们的金额。这是你说的，对吗？

答：那不是我说的。

问：好吧，你告诉我你说了什么。

答：我说喜币的分配计算是基于投资的，还有一个与投资相关的系数。有很多不同的投资项目。有些还没有被纳入公平基金分配，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无法计算出所有确认投资的真正收益，从而无法计算出确认的喜币分配。

问：你在直接证词中说过你认为它是故意设计得复杂，以至于没有人能计算出来，对吗？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吗？

答：如我所说，是的，那是我说的。

问：好的，那么让我们这样试试。你知道在农场有审核委员会，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超出范围。

施洛夫律师说：这与芬克律师提出的系数问题有关。

法官说：继续。

问：进行过审核，对吗？

答：是的。

问：有审核委员会，对吗？

答：我不知道你说的审核委员会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有审核。

问：你不是审核委员会的一员吗？

答：不是。

问：你没有检查和审核喜币是否正确分配吗？

芬克律师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如水是审核委员会的一员，对吗？

芬克律师说：超出范围。

答：我不知道如水是否是审核的一部分，然后我解释了我的角色。我的角色是核实香草山农场成员的喜币是否计算正确。根据我的义工经验，我认为喜币配额计算的设计非常复杂，这种复杂的设计是有意为之的，以便永远无法正确计算或确认喜币。

问：但是你在进行这个评估时计算过它，对吗？

答：我说我重新核实了它，但是——

问：要重新核实某件事，你必须进行计算，对吗？

答：对。

问：你是作为义工这样做的，对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请让施洛夫女士让证人回答问题，只提问，让她回答，而不是只是。。

法官说：继续回答。

问：你是作为义工这样做的，对吗，是或不是？

答：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你作为义工进行了核实，对吗？你作为义工进行了核实流程，对吗？

答：那是不对的，因为我核实了喜币，但是喜币的核实是永无止境的，因为还有资金没有返回给郭文贵；所以即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核实了币，到我不再做义工的时候，那币也不是每个人应得的最终币。

问：那不是我的问题，但好吧。我的问题是，你参与了核实过程，对吗？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芬克律师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如水参与了这个过程，对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飞飞参与了这个过程，对吗？

芬克律师说：超出范围。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你打开的范围。

问：飞飞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对吗？

芬克律师说：我认为我没有打开这个范围。

法官说：不是这个。

问：小 Sarah 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对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当芬克律师问你使用了什么系数时，你说过“你不知道”。这是你在重询问中的回答，对吗？你记得吗？

芬克律师说：误导性描述。

施洛夫律师说：我不这么认为。

法官说：我让你回答。继续。

问：你说你不知道，对吗？

答：我不知道为什么设计成那样。我认为它太复杂了。

问：你在为他们做义工的整个过程中，你从未告诉任何人，从未说过这太复杂了，需要重新设计，对吗？

芬克律师说：与本案无关。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曾经向任何在香草山农场的人表达过你刚才向陪审团所说的那些想法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让我给你看看 VB-16。你看到了吗，芬克律师问过你关于这份文件的问题？

答：是的。

问：左边是你和你丈夫的联合电子邮件地址，对吗？

答：是的。

问：右边写着日期是 5 月 14 日，对吗？

答：是的。

问：2023 年，对吗？

答：是的。

问：你写了这封电子邮件，对吗？

答：我们写了这封电子邮件。

问：对，你写了它是因为你想要回你的钱，对吗？

答：我们写电子邮件是为了要回我的钱，要求退款。

问：如果你写的是，我购买了 G|Clubs 会员，但我只是改变了主意，你永远不会拿回你的钱，对吗？

芬克律师说：推测，无关。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起草这封信是因为你认为这是拿回钱的最佳方法，对吗？

答：我起草这封信是因为我想要回我的钱。

问：没错。你认为这种语言会帮助你拿回钱？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用了这种语言是因为我相信这是事实。我购买了 GTV 股份，而 G|Clubs 会员是免费赠送的，所以我只是说实话。这是作为 GTV 股份投资推广的。我没有获得任何收益，所以我需要拿回我的钱，因为我的钱被存入了所谓的 G|Clubs 账户。

问：不，它被存入了 G|Clubs 会员账户，对吗？

芬克律师说：这是争论性的。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这封电子邮件哪里写着 G|Clubs 是免费的？

答：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这封电子邮件里哪里写着 G|Clubs 是免费的？让我们往下滚动。你看到这里有“免费”这个词吗？我继续下一个文件。

芬克律师说：我反对。这是误导性描述。

施洛夫律师说：文件本身会说明问题。

问：电子邮件的日期是 2023 年 5 月吗？

芬克律师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郭先生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答：2023 年 3 月。

问：你是在他被捕后发送这封邮件的，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法庭裁定。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你是在他被捕后发送的，对吗？

答：是的。

问：让我们看看 GXVB-31。你谈到过这个总结图表，对吗？

答：是的。

问：芬克律师和你一起查看过这个吗？

答：这是我整理的图表。没有人和我一起查看过。

问：你从未在他的办公室与他讨论过这个图表吗？

答：没有必要讨论这个图表。它只是付款的概要。

问：我没问你是否讨论过。

答：我没有讨论。我没有讨论。

问：你把这个文件发给他了，对吗？

答：是的。

问：你也发给了你的朋友 Nick，在 FBI，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问：你发给了 FBI 探员？

法官说：反对有效。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朋友。

问：你认为他是朋友吗？你认为他是你的朋友吗？

答：不，他不是我认识的人。

问：但你不认为他是朋友？

芬克律师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让我们看看你创建的这个文件。是你创建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创建了 -- 你把所有这些信息都放进去，对吗？

答：是的。

问：你首先把这份文件发给了谁？

答：我想我首先把这份文件发给了——我不记得把这份文件发给谁了。我想我把它发给了 Nick，是的，嗯嗯。

问：“而且芬克先生也问过你，你是否能够拿回你的喜币投资资金或将其兑换成英镑或日元。你记得这个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第一次尝试这么做是在 2023 年 5 月，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与本案无关。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你是说赎回吗？

问：是的。

答：是的。

问：是在郭文贵被捕之后，对吗？

答：是的。

问：在他被起诉之后，对吗？

答：在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之后，因为我读了起诉书。他用我的钱购买奢侈品。

问：是在你从起诉书中读到的之后，对吗？

答：是的。

问：起诉书只是一张指控某人的纸，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不要让她做法律结论。

施洛夫律师说：我是在问她的理解，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我的理解是反对有效。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芬克律师说：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你，陈女士。

法官说：谢谢。你可以离开法庭了。

(证人被允许离开)

法官说：你们能过来一下吗？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还有其他证人吗？

芬克律师说：有的。

法官说：我只是想提醒你们，在结束陈述之前，你们需要处理 Geaney 的问题。

芬克律师说：我们现在处理吗？

法官说：你们可以现在处理。

霍顿律师说：我只是想提出一个选择，就是在陪审团退庭后再处理，这样就不会占用陪审团的时间。

法官说：好的，可以。

(回到公开法庭上)

法官说：政府可以传唤下一个证人。

费根森律师说：政府传唤杰西卡·沃尔克。

(证人宣誓)

法官说：请说出你的名字并拼写出来。

证人说：杰西卡·沃尔克。J-E-S-S-I-C-A, V-O-L-C-H-K-O。

法官说：请对着麦克风说话，这样大家能听到你。当麦克风向天花板倾斜时，会产生回声，所以请不要那样做。继续。你可以提问。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

杰西卡·沃尔克，作为政府证人被传唤，宣誓后作证如下：

由检方费根森律师进行直接询问：

问：下午好，沃尔克女士。

答：下午好。

问：你在哪里工作？

答：我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也就是 FBI。

问：你在 FBI 的哪个部门工作？

答：我在计算机分析响应小组工作，也就是 CART。

问：什么是 CART？

答：CART 负责收集、保存和分析数字证据。

问：你在 CART 中的职位是什么？

答：数字取证检查员。

问：作为 CART 中的数字取证检查员，你有哪些职责或责任？

答：接收数字证据——例如硬盘、手机、笔记本电脑——并从这些设备中提取数据，然后处理和分析这些数据。

问：当你说从设备中提取数据时，你指的是什么？

答：我指的是我们可以收集所有用户生成的文件或来自某件数字证据的所有文件，然后处理那份副本。那是原始项目的精确副本。

问：什么是 1B 号码？

答：那是分配给证据项目的号码，所以每个案件的每个证据项目都有一个唯一的 1B 号码。

问：你在 CART 中通常处理的证据项目有哪些示例？

答：一些数字证据项目可能是手机、笔记本电脑、硬盘、SD 卡。

问：沃尔克女士，如果你把麦克风朝向你的嘴巴，或者指向你的嘴巴，可能会帮助减少回声。现在，沃尔克女士，除了证词之外，你在本案中还有什么其他参与吗？如果有的话。

答：只是一个行政角色，与案件代理人沟通他们要求检查的项目，然后是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在截止日期前产生结果。

问：你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做了什么？如果有的话。

答：我协助在马瓦执行搜查令时收集数字证据。

问：那是在什么州？

答：新泽西州。

问：沃尔克女士，你是否记得，或者大概记得在这个案件中大约有多少设备被查封？

答：我想大概有几百个，也许。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目前——抱歉，回声。我们现在将提交一份双方的协议。这是政府证物 Stip 17。洛夫特斯女士——我假设没有异议。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没问题。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这被接纳了吗？

法官说：接纳了。

(政府证物 Stip 17 被接纳为证据)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

我们是否可以展示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好的。那我就读一下这个协议的介绍部分。它说，双方在下表中同意，列在 A 栏下的证物——如果我们可以稍微向下滚动一下，洛夫特斯女士。好了。

在下表中，A 栏下列出的证物是电子设备和/或电子设备的真实且正确的照片。

B 栏列出了 A 栏中每个电子设备的描述。

C 栏列出了从哪里找到或获取 A 栏中列出的每个电子设备。

然后在下表中，D 栏下列出的证物是真实且准确的从 B 栏中描述的电子设备中提取的数据副本。

我认为，法官阁下，仅供参考——我现在不需要拿出来读——双方之间还有另一份协议作为证据。这是 GX 协议 21，与我即将提供的一些证物有关，并且包含翻译。

所以，根据这些协议，政府将提交以下证物：政府证物 1B15D、G、G-T 和 I；1B16C，1B18A，A1，A2；1B69B 和 B-T，B-1 至 B-18 及其相应的-T；1B70A 和 A-1；1B71A-1 至 A-6；以及 1B71E、F、G、H 和 I；1B89；1B89J，J-1 和 J-2；1B91C-38；1B91B-26、-27、-31 至-33；1B92B-13；1B121；1B121A-M；1B124，1B124A、C、E、F、G、H、M 和 R；1B125，1B125A，及 1B125F 至 1B125S；1B185M；1B204-13、-47、-48；1B227A、B 和 F；1B255C 和 D；最后是 1B272B。这就是全部。

卡马拉珠律师说：根据双方的协议，没有异议，法官大人。

法官说：接纳了。

(政府的证物 1B15D、G、G-T、I；1B16C、1B18A、A1、A2；1B69B 和 B-T、B-1 至 B-18 及其相应的-T；1B70A 和 A-1；1B71A-1 至 A-6；以及 1B71E、F、G、H 和 I；1B89；1B89J 和 J-1、J-2；1B91C-38；1B91B-26、-27、-31 至-33；1B92B-13 作为证据接收)

(政府的证物 1B121；1B121A-M；1B124、1B124A、C、E、F、G、H、M 和 R；1B125、1B125A 和 1B125F 至 1B125S；1B185M；1B204-13、-47、-48；1B227A、B 和 F；1B255C 和 D；以及 1B272B 作为证据接收)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实际上，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能回到协议 17 作为开始。法官大人，我可以递交一份协议副本给证人吗？

法官说：可以。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好的，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可以去——哦，谢谢，第 4 页。如果我们能放大第 4 行。

由检方律师费根森先生继续询问：

问：好的，沃尔克女士，看看这个协议，1B71 是什么类型的设备？

答：一部白色的 iPhone XR。

问：它提到一个 IMEI。你能简要解释一下 IMEI 是什么吗？

答：IMEI 类似于序列号。它是分配给手机的唯一号码。

问：这部白色的 iPhone 是从哪里查获的？

答：它是在王公寓的一个衣橱内的一个包里查获的。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展示左侧的 1B71I 吗？如果我们能在右侧展示 GX GC276，第 2 页。洛夫特斯女士，如果你能放大中间 Max K 的电子邮件。你能把它放在右边吗？

问：沃尔克女士，看左边的图片，那辆车是什么颜色的？

答：是红色的。

问：你知道车型吗？

答：我不确定。

问：这些车门是水平开启还是垂直开启？

答：看起来是上下开启，垂直的。

问：沃尔克女士，看看你手中的这份协议，在左边，这是从王公寓的 1B71 手机中获得的证物之一吗？答：是的，根据协议。

费根森律师说：是的，根据协议。FERGENSON 先生：好的。如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左边，如果可以再

次调出左边的协议 17，请。然后我们可以转到第 4 页并放大第 5 行。

问：好的。那么 1B89 是什么设备？

答：1B89 是一部红色的 iPhone 11。

问：这是从谁那里查获的？

答：位置是从 Alex H 那里，根据 2023 年 3 月 15 日执行的搜查令。

费根森律师说：现在我们可以替换左边的政府证物 1B89J-2。

问：好的，沃尔克女士，这是从刚才看到的 Alex H 手机中获得的音频记录吗？

答：是的，根据协议。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可以播放录音吗？请。

(播放音频)

问：好的，沃尔克女士，我想回到 1B71。我们不需要调出来。但如果可以的话，你能提醒我们 1B71 手机是从哪里查获的吗？

答：1B71 是从王公寓的一个衣橱里的一个包中查获的。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展示四个证物。分别是 1B71E，F，G 和 H。

问：沃尔克女士，专注于右上角，你能读一下那张传单上写的内容吗？

答：“GTV 投资者抗议 SEC 与中共的合作。”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把那个放下。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可以快速调出协议 17。可以转到第 2 页吗？如果可以放大倒数第三行。

问：沃尔克女士，1B124 是什么类型的设备？

答：一部白色的 iPhone。

问：这部白色的 iPhone 是从哪里查获的？

答：雪梨公寓（在一个包里）。

问：右边的那些证物，是从那个手机中取出或提取的项目，对吗？

答：对的。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政府证物 1B124。

问：让我先问你，沃尔克女士，这是哪种类型的报告？

答：这是一个 iPhone 的初步设备报告。

问：初步设备报告中包含什么样的信息？

答：与设备相关的标识符，比如型号、序列号、电话号码。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可以展示第 2 页。

问：沃尔克女士，关注用户账户这一部分。报告中这一部分包含什么样的信息？

答：这些是从手机中提取的用户账户信息，可能来自用户登录的不同应用程序。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放大第 10 行。

问：请读一下第 10 行的内容。

答：第 10 行是与 Chrome 关联的用户账户，有一个电子邮件，guomiles@guo.media。

问：右边的网址是什么？

答：Https://gtv.org。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稍微向下滚动一下，展示第 16 行。

问：好的。请读一下第 16 行的内容。

答：第 16 行是与 Chrome 关联的用户账户，电子邮件是 wenguigu@gmail.com。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滚动到第 21 行。

问：沃尔克女士，专注于这些行的右侧，你看到 gettr.com 了吗？

答：看到了。

问：左边写的是什么？

答：郭文贵。

问：专注于第 24 行的 Threema，右边的名字是什么？

答：郭文贵。

问：你知道 Threema 是什么吗？

答：这是一个消息应用程序。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滚动一下。

问：第 29 行的 WhatsApp Business，名字是什么？

答：郭文贵。

费根森律师说：如果我们缩小并回到第 1 页。如果我们放大设备名称。法官大人，我可以稍等片刻吗？

法官说：可以。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放大——很好。

由检方律师费根森先生继续询问：

问：专注于“设备名称”这一栏，设备名称是什么？

答：“Boss”，括号里有个数字 2。

问：好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部手机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 1B124A。沃尔克女士，你能读一下中间标志上的内容吗？

答：“SEC 和 DOJ 是杀手。”

问：我们来看一下 1B124G。你能读一下左下角的那个标志上写的名字吗？

答：普衡。

问：我们来看一下 1B124F。沃尔克女士，你能读一下左上角的文字吗？

答：“伊莎贝尔·德斯宾和丹尼尔·科普兰的婚礼，2022 年 10 月 15 日。”

问：这张照片是在我们刚刚看的那部 Boss 手机上的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沃尔克女士，你知道伊莎贝尔·德斯宾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丹尼尔·科普兰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放大一下这张照片的右半部分吗？

问：沃尔克女士，中间穿白衬衫的男人，你知道他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问：左边，被红色圈出的年轻女子，你知道她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问：右边，被红色圈出的两个年轻女子，你知道她们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谁在这张婚礼照片中把她们圈出来的吗？

答：我不知道。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可以左边调出同一张照片，1B124F，然后在右边调出1B124R。如果您，洛夫特斯女士，能放大右边的照片，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张，放大白衬衫男子的脸。

由检方律师费根森先生继续询问：

问：沃尔克女士，专注于左边，你能读一下左上角写的内容吗？

答：左边？

问：是的，请读。

答：“致所有卢克·德斯宾、普衡和 O'Melveny 的受害者。如果他们曾代表您的法律案件并敲诈、勒索或欺骗了您。新中国联邦战友将花费至少 1000 万美元奖励那些能提供以下证据的人：

“犯罪活动。

“非法银行账户。

“非法收入。

“扫描二维码联系我们。”

问：专注于左边，那里有一个人的照片。你能读一下照片下面的文字吗？

答：“卢克·A·德斯宾，普衡的合伙人。”

问：你认得他额头上的图案吗？

答：我不认得。

问：沃尔克女士，回到你手中的协议。1B124R 是从哪种设备上提取的？

答：从雪梨公寓里一个包里的白色 iPhone 上提取的。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回到 Stip 17，请。请转到第 3 页。放大倒数第三行。

问：专注于“GX 4”那里，1B15 是什么类型的设备？

答：一部白色的 iPhone 12。

问：这部白色的 iPhone 是从哪里查获的？

答：王的公寓（床头柜）。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现在我们展示 1B15G-T 的翻译。

问：在这出现之前，iPhone 上的“备忘录”是什么？

答：“备忘录”是一个应用程序，用户可以在其中写备忘录或保存文本。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完美。

问：好的。从 1B15G 中提取了哪些类型的信息？

答：一个笔记，来自手机的备忘录内容。

问：你能读一下 D 栏，翻译栏吗。你可以从头开始读——我不会让你全部读完，但你能读一些内容吗。

答：“2023 年与郭先生的农场会议安排（东部时间，以确认为准）如下：‘秘翻组：1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5 点东部时间（使用 WebEx）。”雅典娜：1 月 13 日星期五，晚上 7 点东部时间。”台湾农场：1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9 点，东部时间。”

问：沃尔克女士，我现在问你——你可以跳到列表底部，从“老板”开始读。

答：“老板刚刚提到，20 日至 25 日不会安排会议。请检查这张表中的时间是否与任何法律会议冲突。”

问：现在专注于右边这一栏的“创建时间”，创建时间是什么？

答：是 2024 年 3 月 31 日上午 8:44。

问：这个字段可以填入哪些日期或时间？

答：这似乎是从完整的手机报告中标记这条备忘录的时间。

问：在手机中标记一条备忘录是什么意思？

答：从手机报告中标记的项目可以用于生成该报告的较小摘录版本。

问：关注到左上角，那里的内容是什么？

答：“标签”。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我们回到 Stip 17。我们转到第 4 页。

问：关于标签的话题，手机提取物的审查有多普遍？

答：它们经常被审查。

问：沃尔克女士，我让你专注于这里的倒数第三行，1B92。

费根森律师说：如果你能放大它。

问：好的，1B92 是什么设备？

答：一台 Apple MacBook Pro。

问：这台 MacBook Pro 是从谁那里查获的？

答：Alex H。

费根森律师说：现在我们展示一下从 MacBook 提取的 1B92B-13。如果我们能放大上半部分。

问：你能读一下左上角的名字吗？

答：我不确定发音，但拼写是 H-A-O-R-A-N，姓是 H-E。

问：专注于右上角，从“成就”开始，你能读一下那四行内容吗？

答：“成就卓越的业务发展经理，拥有五年的成功记录，通过有效的项目管理、战略规划和团队领导，提高销售业绩并扩大公司客户群。”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往下滚动。如果你能滚动。

问：在经验部分下面，沃尔克女士，你能读一下经验下面的前两行吗？

答：“2014年3月至今。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和股东。”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可以缩小一下吗？然后放大左上角。

问：这里列出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

答：Cool_hhr@hotmail.com。

问：你熟悉 Proton Mail 吗？

答：我知道它是什么——

问：对不起，Proton Mail 是什么？

答：它是一种加密邮件。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器或应用程序访问。

问：你对政府搜查令是否能获取 Proton Mail 账户的内容有何了解？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推测。

费根森律师说：根据她的——

法官说：如果你知道的话。

答：我从未见过 Proton Mail 搜查令的返回结果。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快速展示一下作为证据的 GX GC309。如果我们能快速放大顶部的电子邮件。

问：沃尔克女士，看看最上面一行，这个电子邮件地址的域名是什么？

答：Gclubs.com。

问：专注于标题的最后一行，你能读一下，直到以.pdf 结尾的那一行。

答：YachtContract.pdf。

费根森律师说：现在我们转到第 8 页，请。如果我们能放大第 9 行。

问：你看到第 9 行写的是“游艇描述”，下面有一条条目写的是“名字”吗？你能读一下名字吗？

答：自由。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放大一下。我们放大一下合同的顶行。对，完美。谢谢。

问：你看到中间有一个星号吗？你能读一下星号右边的文字吗？

答：七星游艇运输。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左边展示 Stip 17 的第 2 页，右边展示 Stip 21 的第 2 页。请放大右边的第 3 段。然后左边放大倒数第二行。

由检方费根森律师继续询问：

问：好的，沃尔克女士，1B125 是什么类型的设备？

答：一部蓝色的 iPhone。

问：这部蓝色的 iPhone 是从哪里查获的？

答：从雪梨公寓的一个包里查获的。

问：现在专注于右边的协议，你能读一下第 3 段吗？

答：“GX 1B125F - GX 1B125S 及其子部分（例如 GX 1B125F - I 等）是从 1B125Z 提取的数据的真实和准确的副本。GX 1B125F - GX 1B125S 包含一个标题为‘翻译’的栏目，其中包含外语文本/音频/视频的真实和准确的翻译，这些文本/音频/视频来自 GX 1B125F - GX 1B125S 及其子部分。”

费根森律师说：现在，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展示 1B125F。

问：在等待的同时，沃尔克女士，在我们刚刚看到的电子邮件中，游艇的名字是什么？

答：我相信是自由。

问：运输公司的名字是什么？

答：我认为七星。

问：好的，沃尔克女士，专注于这个证物，顶部中心的日期是什么？

答：2021年9月17日。

问：专注于最左边一栏，那里列出的日期是什么？

答：2021年9月17日。

问：在“发件人”栏中，你能判断这是哪种聊天记录吗？

答：根据电话号码，看起来像是 WhatsApp。

问：发件人栏中列出的名字是什么？

答：那是联系人姓名。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稍微向下滚动。这可能只有一个……好的。如果我们能继续滚动。

问：好的，现在专注于下一条文本，那个文本——对不起——或聊天消息。那条消息是谁发的？

答：对不起，你指的是哪条消息？

问：从左边数第二栏，这一页上的第一条消息，那个消息是谁发的？

答：那是设备的主人发的。

问：名字是什么？

答：郭文贵。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我们回到上面。

问：沃尔克女士，如果我们能读一下。我来读 Gladys 的部分，你可以读郭文贵的部分。

答：好的。

问：好的。“所以老板，这是 Max 发给你的关于新船的信息：‘第一家运输公司是七星，他们的价格是 9 万美元，从意大利热那亚到波士顿（需要 15 天）。船将在 10 月 26 日到达波士顿。如果天气好，船可以继

续航行到康涅狄格州，这将需要大约 3-4 天，意味着它将在 10 月底到达康涅狄格州。“另一家运输公司是 Peters & May，价格较低，大约是 5.9 万美元。

船将航行到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但它比康涅狄格州更远，抵达康涅狄格州的时间会更长。而且没有固定的交货日期。可能会在 10 月或 11 月到达。

需要注意的是，从佛罗里达州到康涅狄格州的安排船只的费用非常高，因为它离康涅狄格州很远。费用大约是 1.5-2 万美元，需要大约 5-6 天。”所以如果你想要低风险，并且船必须在 10 月底前到达，我们应该选择第一家公司 Seven Star。但如果时间可以灵活，我们可以选择第二家公司 Peters & May。它更便宜。”

答：“Max，我非常恼火。我同意在 9 月底，但他安排到了 10 月底。我非常恼火，非常恼火。好的。就按照这个发给 Seven 家吧。非常恼火。这是最快的一个。”

问：暂时停一下，沃尔克女士，你看到——

费根森律师说：也许我们可以向上滚动一下，这样我们能看到栏标题。

问：最右边一栏，标题是什么？

答：附件。

费根森律师说：如果我们向下滚动。

问：沃尔克女士，当在提取的 WhatsApp 聊天记录中发送音频消息时，如何从手机中提取音频消息？

答：它被提取为附件。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稍后会继续对话，但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能播放 GX 1B125F-1。

(播放音频)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我们回到聊天记录。是 1B125G。

由检方律师费根森先生继续问：

问：好的。我将继续读 Gladys 的部分。“七星给了我一个时间表。我们的船可以在 10 月 10 日装载到意大利的船上，并在 10 月 26 日到达波士顿。之后，它将前往康涅狄格州。”

答：“[骂人话] [PH]，又是 11 月 10 日，这真是疯狂。只有这条路了。没有其他办法。我们该怎么办？”

费根森律师说：向下滚动。哦，这就是结尾。如果我们可以快速展示，洛夫特斯女士，政府证物 PRO466 的第 20 页。如果你能稍微向下滚动。好的。如果你能放大——对，就是那段文字，谢谢。”

由检方费根森律师继续询问：

问：好的。你能读一下这里的第二句话吗？

答：“请允许我再次自我介绍，我是 Gladys，郭文贵先生的助理。”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回到 GX 1B125，下一个。我们来看 G。

问：好的，沃尔克女士，这段聊天记录的日期是什么？

答：2021 年 9 月 24 日。

问：这段聊天记录是介于谁之间的？

答：看起来是 Gladys 和郭文贵之间的。

问：和我们刚才看的聊天记录一样吗？

答：是的。

问：好的，在这段记录中，第一条记录中有图像。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附件栏中填写了内容。当某人发送一条照片消息时，您知道，照片消息是如何从聊天报告中提取的？

答：它们作为附件被提取。

费根森律师说：所以，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可以快速展示 1B125G-1。实际上——好的，如果你有它，洛夫特斯女士。好的，谢谢，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回到报告。如果你想放大我们刚刚看到的图像。

由检方费根森律师继续询问：

问：你能读一下上面的文字吗？

答：自由。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可以缩小。

问：好的，我们可以再次进行对话。如果你可以读郭文贵的部分，我来读 Gladys 的部分。

答：“我们会看的，现在不要说，等到时候再说。这种方正字体，与 Lady May [PH]的字体一样，方正字体。”

问：“那是第三个吗？”

答：“这三种型号，那.....，那 R，那 E，还有那个不标准的，请更标准一些，好的？”

问：沃尔克女士，R 和 E 是自由这个词中的字母吗？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我们看 1B125I。如果我们可以放大图像。

问：这些是 Gladys 发送的。这些图像上的文字是什么？

答：自由。

费根森律师说：你可以缩小。

问：好的，我来读 Gladys 的部分。“老板，这是新船的字体，你最喜欢哪个？左边那行是 28 厘米高，右边是 30 厘米高。”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可以向下滚动。

问：然后上面写着“下面的只是一个更清晰的版本。”

答：“这个。”

费根森律师说：然后我们可以放大郭文贵发送的图片。

问：你看到其中一个被蓝色圈出来了吗？

答：看到了。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可以缩小。

问：“所以你喜欢第四个 28 厘米高的，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拿下这个。我们来看 Stip 17 的第 4 页，请。我们将看底部那一行。

问：1B272 是什么类型的设备？

答：一部黑色的 iPhone 13。

问：这是从哪里查获的？

答：从 Max Krasner 身上，根据 2023 年 3 月 15 日执行的搜查令。

问：我们看 1B272B。在等待的同时，沃尔克女士，在 2020 年 3 月，你住在哪个州？

答：新泽西州。

问：那时候要获取 N95 口罩有多困难？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我不确定这有什么关联。

法官说：我允许这个问题。

答：我记得当时相当困难。

费根森律师说：哦，它还在加载。好的，谢谢，洛夫特斯女士。

问：沃尔克女士，这些 1B272 的图像是什么类型的？

答：看起来是屏幕截图。

问：提醒我们，1B272 是从谁那里查获的？

答：Max Krasner。

问：专注于图像顶部，时间下方的内容是什么？

答：郭强。

问：你知道郭强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好的。我来读白色部分，你读绿色部分。“让我们在本周结束前从哈德逊转到兰普，然后再转给我。金额 1000 万。”

答：“那么这将是来自哈德逊纽约到兰普的贷款吗？”

问：“哈德逊 n 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O6QBGUO4

答：“来自 ACA 的贷款。”

问：“我们能再做一笔贷款给兰普吗？”

答：“从哈德逊？”

问：“是的。”

答：“嗨，郭强，GSNY——”

问：我们可以停在这里。你知道哈德逊是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兰普是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 ACA 是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问：我们转到第 2 页。好的，这是同一部手机的另一个屏幕截图吗，沃尔克女士？

答：是的。

问：好的，你能读一下前两条绿色的消息吗？

答：“嗨，郭强，300 万已经处理好了。我们应该能在明天处理 700 万。你能确认一下你账户上的地址吗，因为在汇款指示中没有写。”

问：我们转到第 3 页。你能读一下绿色的文本吗？

答：“从兰普到 哈德逊钻石 的借据 v 5 19 21.docx。”

问：下一个呢？

答：“从郭强到 Infinity 的借据 v 5 19 21.docx。”

问：你能读一下最后的屏幕文本吗？

答：“我现在将处理从兰普到 May 的 50 万美元的礼物。”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转到第 4 页。我们继续滚动吧。请转到第 6 页。

问：你能读一下前三条绿色的文本吗？

答：“当然，我会检查的。哈德逊纽约在 IDB 有大约 1300 万美元，在摩根士丹利有大约 500 万美元。兰普签署的目前有 730 万美元。”

问：我们跳到第 15 页。好的，我来读白色部分。白色部分写道，“嗨，Max，让我们从兰普中转出 1000 万美元。”

答：“嗨，郭强，必须一次性转出吗？”

问：“不需要。你想转多少？”

答：“你更喜欢 IDB 还是 Signature？”

问：“只有 Signature。”我们转到第 18 页。我说过，“只有 Signature，”然后写道，“他们坚持，所以我们需要在 Signature 出现问题之前转出 2000 万美元。Haitham 知道。”

答：“好的，目前我们在 Signature 有 700 万美元，所以也许先转 500 万？我们需要从 IDB 转回资金到 Signature，IDB 有 500 万美元。”

问：沃尔克女士，你知道 Haitham 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好的。现在我们转到第 20 页。好的，现在在这个截图下方的名字是什么？

答：余健明。

问：你能读一下前三条文本吗？

答：“嗨，建明，附件是哈德逊的新账户。哈德逊纽约有限公司国际电汇指示.pdf。”

问：然后白色部分写道，“好的。请尽快准备贷款协议。谢谢。”我们现在转到第 21 页。好的，现在在这个 Max 的手机截图日期下面的名字是什么？

答：王雁平 7.15.20。

问：好的，我来读白色部分。我们只读前两条。“嗨，Max，有关 IDB 的新 1500 万有什么更新吗？”

答：“嗨，雁平，我已经将信息分享给了 W，他说他正在处理。我可以跟进一下。”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我们转到第 22 页。再转到下一页。再一页。

问：好的，现在这里的时间下方的名字是什么？

答：郭强。

问：好的，我来读白色部分，你可以读绿色部分。“嗨，Max，你准备好 2000 万美元的董事提款了吗？”

答：“嗨，郭强，我想有些准备好了，但还没有 2000 万。公司没有那么多资金，我们需要先融资。”

问：“我相信你有 1000 万？”

答：“现在在 Kearny 银行有 500 万美元，在 Signature 有大约 700 万美元。”

问：“好的，700 万将在本周末转出，请准备。我会在之后再融资。”

答：“Signature 是运营账户，Haitham 说应该从 Kearny 转出。将准备进行转账，Kearny。”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我们回到 Stip 17 的第 3 页。实际上，也许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纸质文件。

问：沃尔克女士，专注于第 3 页中间的 1B18。你找到了吗？

答：找到了。

问：那是什么类型的设备？

答：是一部薄荷绿色的 iPhone。

问：是从哪里查获的？

答：纽约市东 64 街 188 号，1601 公寓。纽约州

问：那是如何定义的？

答：王的公寓，厨房柜台。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在左侧展示 1B18A-1，右侧展示 1B18A-2。

这些都是王的公寓的手机中提取的，或者我们刚才讨论的 1BA2。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法官大人。法官大人，不幸的是，洛夫特斯女士的电脑崩溃了，所以可能需要几分钟。如果法官愿意讨论我们在边栏简要讨论的事项，我们可以现在休息一下吗？

法官说：好的。陪审团成员，我们将休息几分钟，很快会召回你们。记住，不要在你们之间讨论这个案件。不要允许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这个案件。不要听、看或读任何与此案有关的内容。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你可以离开。不要讨论你的证词。

(证人不在场)

法官说：你可以就座。是霍顿先生要讨论这个问题吗？

霍顿律师说：是的。谢谢，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继续。

霍顿律师说：政府根据 Geaney 案件的判例正式申请将共谋者声明和代理人声明纳入证据。法官大人已经听取了关于此案中的 RICO 和欺诈共谋的六周证据，以及被告郭文贵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言辞

法官说：请靠近麦克风

霍顿律师说：在证据中的直播和指挥代理人行为来操作共谋的，其中包括共谋者和其他从郭文贵和其共谋者那里接受指令的人。许多这些声明并不是政府为了其真实性提供的，而是因为它们都是虚假的，是谎言，所以它们不是传闻的原因。其他这些声明是为了额外的非传闻目的提供的。它们是对其他代理人的命令。它们是为了其对证人听众的影响而提供的。

例如，政府在为其真实性提供郭文贵及其代理人的声明时，法官大人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来做出 Geaney 裁定。再次强调，标准是优势证据，即更可能存在共谋，郭文贵和这些声明者是共谋的一部分，我一会儿将介绍，而且这些声明者在政府引述这些声明时是为了推进共谋而发言的。当然，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法庭应该考虑到这些传闻声明本身作为 Geaney 裁定的证据。所以我将分——我为法庭将它们分组。首先是核心共谋者组。

口译员说：法官大人，翻译员请求律师放慢速度。我没能跟上。

霍顿律师说：我可以放慢速度。

共谋者是那些多次参与并进一步推进共谋的人。法庭在审判初期就处理了王雁平的问题，因为她对与郭文贵共谋的认罪。当然，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还有很多关于王女士的额外陈述被提及，包括她将其他共谋者介绍给本案中的 G 企业代理人之一。

其中一位是余建明。凯琳·梅斯特雷在开庭时作证说他是郭文贵的“财务人员”，并且他要求梅斯特雷（凯琳）女士在一家本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担任职位。这家公司是 ACA 资本。施洛夫女士还提供了更多关于余先生在使用挪用的 GTV 投资者资金进行的 1 亿美元对冲基金投资中的核心角色的证词。法庭通过卡利德先生的录音听到了余先生的额外证词。我再举一个例子，正如科林斯先生提到的，当他与余先生谈判时，余先生告诉他，他和郭文贵之间有着长期且信任的关系。

还有郭强，郭文贵的儿子。有证词和文件显示他对 Saraca 实体的名义所有权，以及他是用挪用资金进行的 1 亿美元对冲基金投资的受益人。有文件证据显示他拥有喜马拉雅交易所的组成实体，这些文件早在案件初期从格林威治豪宅中被发现，余先生作为受托人持有这些实体的股份，为郭强的利益。这当然包括使用投资者资金购买法拉利的系列证据，还有卡利德先生的录音中的讨论，郭强谈到使用 Crane 实体洗钱，特别提到通过 Crane 实体接触的 GClub 投资者资金。

还有郭美，被告的女儿，她对与喜马拉雅交易所和游艇相关的 3700 万美元转账以及破产案的个人担保。还有何浩然，他是 G|Clubs 母实体的名义所有者。

法官说：对不起，你能拼一下吗？

霍顿律师说：H-A-O-R-A-N, H-E.

法官说：继续。

霍顿律师说：他是 G|Clubs 母公司的名义所有者。他还是许多其他 G 企业实体的名义所有者或董事，这些实体在证据中都有涉及。例如，支付投资者资金购买郭强的法拉利的实体。在这个身份中，他与其他代理人以及共谋之外的人沟通，目的是掩盖这些实体的实际所有权和控制权及其目的。

还有 Max Krasner，他的角色与我刚才描述的核心小组有所不同。他更多的是执行任务，而不是策划和从共谋中获益，但他因其参与的广泛性以及如何将这部分联系在一起而显得特别。在审判初期，梅斯特雷（凯琳）女士作证说，Max 为郭文贵处理了许多付款。在第一天的证词中，法庭看到了 Krasner 先生如何使用 G|Clubs 的投资者资金购买了停在郭文贵格林威治车库里的红色兰博基尼。还有额外的文件证明这一点。

除此之外，法庭有证据表明 Max Krasner 是各种 G 企业实体的名义所有者或董事。法治基金会、哈德逊钻石，Krasner 先生签署了 Saraca 的文件，这在那 1 亿美元对冲基金投资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法治基金会和协会的证词，这涉及到 Krasner 先生、梅斯特雷（凯琳）女士。还有关于史蒂夫·班农的证词，他在这个共谋中的言行也涉及其中。

法官说：但你现在并没有要求我包括梅斯特雷（凯琳）和班农吗？

霍顿律师说：我用梅斯特雷（凯琳）的证词来强调史蒂夫·班农是一个共谋者，并且他做了进一步推进共谋的声明。在审判初期，有一个关于法治基金的视频被承认——

法官说：但不是梅斯特雷（凯琳）女士。

霍顿律师说：不是梅斯特雷（凯琳）女士。

法官说：好的，继续。

霍顿律师说：在这种背景下，有来自班农先生的声明。我认为下一个类别是这些挂名的高管，法庭听取了其中两人的证词。雷耶斯女士，G|Clubs 的 CEO，她在 G|Clubs 仲裁中作了虚假陈述。她按照何先生和王雁平的指示，整理了转移欺诈所得款项的文件。我还要指出，她作证说，她与思高特·巴内特讨论过红色兰博基尼，那辆用投资者资金购买的车。雷耶斯女士作证说，巴内特先生曾表示正在为那辆车寻找仓库。巴内特先生无疑至少是郭文贵的代理人。他被双方描述为安全负责人，并且是为郭文贵及其指示行事的人。

法官说：但你主要集中在利玛丽·雷耶斯上。

霍顿律师说：是的，我只是想指出，因为有些共谋者和代理人在证据中出现的次数较少，我想指出巴内特先生是其中之一。杰西·布朗，喜马拉雅交易所的 CEO，作证说，实际上是余先生在控制。他作证了郭文贵对交易所运作的影响程度。

当然，卡利德先生也作证了他在 Crane 的角色以及为了移动资金而创建的 G|Clubs 的附属实体，并且试图购买银行，当然，这也是与余建明和其他共谋者一起进行的。

在 G|Clubs 中，有 Alex Hadjicharalambous，G|Clubs 的财务主管，他负责会计工作。他在资金汇入前对会员 ID 进行对账，这些资金随后被用于为郭家购买商品。他代表 G|Clubs 与多家银行进行沟通。在 G|Clubs 实体中，他以名义员工的身份接触了其他 G 企业实体。有一份从王女士的公寓中找到的文件，显示 Alex Hadjicharalambous 是自由媒体风险投资电子邮件账户的运营者，该账户属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实体账户。这只是说明了即使是较小角色的广泛性。

还有安娜 Izquierdo，G|Clubs 的内部律师。在卡利德先生的录音中，她指示资金转移，包括洗钱欺诈所得款项。她与博·柯林斯见面，博·柯林斯在这里作证时说，他在为 G|Clubs 在 Mercantile 开设银行账户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雷耶斯女士作证说，Izquierdo 女士在处理郭文贵车库中兰博基尼的购买问题上，得到了王雁平和 Victor Cerda 的指示。

还有一些律师是共谋者，他们的声明在审判中被引用。艾伦·米歇尔，郭文贵和 G 企业实体的长期律师。他本人是 GTV 的董事，他还是圣城香港公司的董事。法官大人可能还记得，正是李娅要求参与圣城香港公司，这也是李女士如何意识到企业的欺诈性质的一部分。李女士被要求签署一堆圣城香港公司的文件，米歇尔先生是其中一个直接参与者。米歇尔先生代表 G|Clubs 参加了 Crane 仲裁。他的律师事务所账户持有数千万美元的欺诈所得款项，包括从 Crane 转移到 G|Clubs 的 4700 万美元。他在郭文贵使用投资者资金购买马瓦豪宅作为居所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法庭也看到了这一点。

还有 Victor Cerda，他是法治基金会的董事。他帮助卡利德先生成立 Crane，作为 G|Clubs 相关洗钱的工具。他为安娜 Izquierdo 在 G|Clubs 购买郭文贵的兰博基尼方面提供建议。当然，他还参与了 Crane 仲裁，使用虚假陈述进行资金转移。

还有 Alex Lipman，王雁平的律师。在王女士被捕后，Lipman 先生向李娅传达了一条信息，请她签署这些圣城香港公司的文件，这与米歇尔先生有关。在喜马拉雅交易所，法庭听取了普里娅·帕特尔的声明。

法官说：谁？

霍顿律师说：普里娅·帕特尔。她出现在 Bitgo 的罗伯茨先生和布朗先生的证词中。她被视为喜马拉雅交易所对外实体（包括 Bitgo）的代表。她向 Bitgo 传达了有关郭文贵与喜马拉雅交易所关系的谎言。布朗先生作证说，当他在内部会议上提出有关郭文贵与交易所关系的话题时，他理解她是在说谎。此外，还有 Marios Mamzeris 在文件中所做的陈述，他是汉密尔顿的员工。

法官说：你能提醒我拼写吗？

霍顿律师说：姓氏是 M-A-M-Z-E-R-I-S。

法官说：你说的是 Mario？

霍顿律师说：是 Marios。

法官说：Marios？好的。

霍顿律师说：是的。所以布朗先生作证说，他与 Mamzeris 先生进行了讨论，Mamzeris 先生传达了有关余建明的信息。还有通过罗伯茨先生引入的与 Bitgo 的喜马拉雅交易所电子邮件，其中 Mamzeris 在 2023 年 3 月发表了一些关于交易所及其硬币的基本特征的陈述，这些陈述与郭文贵公开发表的言论相反。

然后是农场的人。有关于长岛伟哥、夏启东（也在记录中被称为长岛兄弟）的广泛证词。李娅作证说，他是喜马拉雅联盟的秘书长，

法官说：对不起。长岛大卫，你说他和刚提到的人有相同的名字？

霍顿律师说：是的。

法官说：好的。

霍顿律师说：我认为正确的名字是其东，Q-I-D-O-N-G，笔名包括长岛大卫，长岛哥，和长岛。李娅作证提及他为长岛哥，他是喜马拉雅联盟的秘书长。这个联盟是所有农场的代表和组织者。他代表郭文贵向李娅发送了一份农场贷款协议。

他是香料山农场的领导人。有关于香草山农场角色的广泛证词。长岛伟哥与李娅签署了一份喜币相关协议，并在郭文贵被捕后告诉李娅删除她手机中的内容。

还有张勇兵。

法官说：对不起，你得给我拼写一下。

霍顿律师说：Y-O-N-G-B-I-N-G，Z-H-A-N-G。李娅作证说，张先生是一位律师和郭文贵的支持者，他向她发送了一份农场贷款协议，该协议将导致资金转移到一个名为 Alpha Global 的实体。她还作证说，张先生要求她起诉破产受托人，并在此过程中签署一份虚假宣誓书，并在她拒绝时威胁她。

然后是两个较为边缘的声明集，属于农场类别。一个视频中，有一个叫做飞飞的人与郭文贵并肩讲话。

法官说：你是说这个名字的个人也包括在这份名单上？

霍顿律师说：没错。我们播放了一个视频，视频中郭文贵和飞飞并肩讲话，这是一个宣传 GTV 投资方案后续计划的视频。然后还有——我拼写一下这个名字。老班长，L-A-O-B-A-N Z-H-A-N-G。李娅作证说，这个人指示她签署一份与 G|Clubs 相关的贷款注销协议。这就是名单。从第一天到今天，我们都有这些人在推动阴谋时所作声明的证据，当然还有他们作为郭文贵代理人的身份。所有这些，我们提交的都是根据 801(d)(2) 条款可接受的证据。

法官说：所以你也把巴内特先生包括在名单里了吗？

霍顿律师说：没错。

法官说：好的。我听听辩方意见。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这是一份相当长的名单，但首先，我想开始——也许这是杂务事。在 395 页，第 9 行的记录中——我有一份副本可以交给法官大人——政府引用了 David Dai 的声明，作为共同阴谋者例外条款下的证据。我没有在霍顿先生的名单中听到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将申请删除那段证词。

法官说：如果他们想把他列入名单——

霍顿律师说：如果我可以补充两个简短的内容，其中一个戴先生，他是英国农场的负责人。他应该被列入我的名单上。另外还有一个单一或一小组声明来自 Dara Lawall，她是艾伦·米歇尔的妻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边栏讨论。她显然是在作为郭文贵的代理人进行交流。

法官说：卡玛拉珠律师，还有其他人吗，你认为他们漏掉了？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还有。

法官说：继续说。一个一个来。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在 477 页，第 2 行，有一个未具名的法治基金法律助理，他们作为共同阴谋者声明，被承认为代理人的声明。你要问他们是否愿意——

法官说：是的，我要问。

霍顿律师说：我们在边栏讨论中解决了这一点，作为一项独立的信息，但为了避免疑问，我们将这个法律助理作为 G 集团实体代理人列入我们的名单。

法官说：还有谁，卡玛拉珠律师？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还有未具名的喜马拉雅交易所员工——对不起，我在我的表格上没有找到引用，法官大人，但在布朗先生的证词中，有提到未具名的喜马拉雅交易所员工，他们被称为代理人和共同阴谋者例外条款下的声明，所以我想听听霍顿律师对此的看法。

霍顿律师说：我们认为有大量证据，至少有权衡性证据，表明在喜马拉雅交易所工作的人员，除了杰西·布朗，他们都是汉密尔顿的员工，汉密尔顿是余建明的实体，是余建明和郭文贵的代理人。

法官说：所以这些是未具名的个人，所以你不要要求他们列入名单。

霍顿律师说：如果不能以名字识别，我想是这样的，但布朗先生的证词是他会见了汉密尔顿的员工，他们为余建明工作，与喜马拉雅交易所合作，我们视他们为代理人。

法官说：所以这些是由布朗先生提到的未具名的喜马拉雅交易所员工。

霍顿律师说：这样就足够了。

法官说：请继续，卡马拉珠律师。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先从这里开始——我想我所有关于他们没有提到的人的资料都在这里，但我会确认这一点。不过，我认为霍顿律师最后的描述实际上正中要害。首先，代理的传闻例外是针对被告的代理人，而不是共同被告的代理人。这是第一步。因此，他所说的关于余先生的代理人的一切，都不属于郭先生的代理关系。其次，如果他们试图提供某人是郭先生的代理人，那么根据美国诉 Rioux 案, 97 F.3d 648, 660 (第二巡回法院 1996 年)，他们需要证明代理关系的存在，即声明是在代理关系期间作出的，并且与代理的范围内的有关事项有关。

第二巡回法院强调，这个测试非常具体。因此，即使没有雇佣协议，也可以存在代理关系。例如，在里乌案中，第二巡回法院处理的是警长部门的员工是否为警长的代理人，政府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是，他们是由被告亲自挑选的，为他服务，并且他们通过被告本人或被告创建职位的员工接收指示。政府没有证据表明利玛丽·雷斯从郭先生那里接收任何指示。事实上，她的证词正好相反。政府也没有任何信息或证据表明郭先生将王雁平安置在 G|Clubs 的职位上。记录中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我不相信霍顿律师能在记录中找到任何关于王雁平如何获得她在 G|Clubs 职位的证据。坦率地说，法官大人，这对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如此。他们没有证据显示代理关系的性质。从本案开始，法官大人，他们就试图绕过这些步骤。所以——对不起，法官大人。我刚才一时找不到名单。但以普里娅·帕特尔为例。

他们从未显示郭先生与普里娅·帕特尔之间的任何联系。他们的整个论点是她是余先生和喜马拉雅交易所的代理人。这不是代理传闻例外的内容。

所以我们逐一看下来，法官大人，政府的展示有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它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他们的展示是有人在这些公司工作并采取了有利于该公司业务的行动，他们就是共同阴谋者。他们没有意图的证据，没有协议的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与郭先生见过面或说过话。

名单很长，我知道——

法官说：好了，现在是 2:42，你们需要把这些写在文件里。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问题。

法官说：你们可以继续记录，但我认为把它们写在文件里会更有效率。所以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时间表。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我认为我们会在政府提交后回应。所以按照法庭的安排来。

法官说：这需要在周末完成。你们什么时候能交文件？

卡马拉珠律师说：抱歉，法官大人。

为了澄清，我的理解是这需要在政府结束举证前完成。

法官说：是的，必须在那之前完成，当然我和我的助理们也需要查阅记录，所以这是一项相当大的工作。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所以看起来，我和我的助理们需要周日和周一来处理这些，所以政府的文件要在明天提交，辩护方的文件在周六提交。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问题，法官大人。

霍顿律师说：我们也没问题。谢谢。

法官说：我假设，卡马拉珠律师，你不需要在记录上再补充了；对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不需要了，法官大人。现在不用再详细说明了。

法官说：好的。那么政府方面，我需要你们提供对记录的引用。

霍顿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页码和行数。

霍顿律师说：明白了。

法官说：好的。那么我们应该让陪审员出来，并让他们离开。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请坐。各位陪审员，现在是 2:45，是时候结束了。明天你们不用来了，周一也不用来。所以你们有四天假。你们将在周二回来。周二和周三，我们将全天开庭。此外，一旦双方休庭并完成举证——这意味着如果辩护方选择提供证据。他们没有义务这样做。但是一旦审判的举证部分结束，我们将进行总结陈词。实际上，我们会先有我的指示，然后是总结陈词，然后进入评议。到那时，一旦举证部分结束，你们必须全天在场。所以我希望你们为此做好准备。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一旦开始，就会是全天。好了，祝你们有一个短暂的休息。记住，你们不能私下讨论案件，也不能允许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案件，并且不能阅读、听取或观看任何关于本案的内容。祝你们周末愉快。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请坐。我提到的指示是总结陈词前的指示，所以你们要明白在总结陈词之后还会有指示。

芬克律师说：据我了解，肖菲尔德法官是在总结陈词之前进行指示，但谢谢你，法官大人。

法官说：是的，还有什么其他事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辩护方没有其他事，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只有一件事。为了避免问题，并确保我们或辩护方下周的证据展示高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辩护方打算通过他们的证人引入的证物？政府通常在周六中午前提供。如果有变动也没关系。我们理解情况会有所变化。但如果能在周六中午前看到他们打算引入的证物，将会很有帮助，我认为这也能提高效率。

卡马拉珠律师说：周六中午可以，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

芬克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周末愉快。

法官说：同样祝你周末愉快。

卡马拉珠律师说：周末愉快，法官大人。

(休庭至 2024 年 7 月 2 日上午 9:00)

审讯目录

审讯人：页数

陈维

交叉质询 由 施洛夫女士 4570
重新直接询问 由 芬克先生 4685
交叉质询 由 施洛夫女士 4694

杰西卡·沃尔奇科

直接询问 由 费根森先生 4707

政府证物

证物编号 接收日期

1B15D, G, G-T, I; 1B16C, 1B18A, A1, A2; ... 4711
1B69B 和 B-T, B-1 至 B-18 及其相应的 -Ts; 1B70A 和 A-1; 1B71A-1 至 A-6; 以及 1B71E, F, G, H, 和 I;
1B89; 1B89J, 以及 J-1 和 J-2; 1B91C-38; 1B91B-26, -27, -31 至 -33; 1B92B-13
1B121; 1B121A-M; 1B124, 1B124A, C, E, 4711
F, G, H, M, 和 R; 1B125, 1B125A, 以及 1B125F 至 1B125S; 1B185M; 1B204-13, -47, -48; 1B227A, B, 和 F;
1B255C 和 D; 以及 1B272B
VB16 4612
Stip 17 4709
VB-36 4689

被告证物

证物编号 接收日期

60672	4590
60676	4605